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十四

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

序

楊大瓢先生賓。字可師。浙之山陰人。少穎悟。能作擘窠書。及長。以刑名經濟之學。佐大吏幕。既工書法。精鑿版碑。復好著述。才高氣豪。名重一時。年十三。父安城公坐張魏之獄。偕妻流寧古塔。先生奉大母於江浙間。喪葬事訖。年已四十。值清聖祖南巡。先生攜弟迎叩御舟。請代父戍。不許。遂出塞尋親。朔風瘝膚。山怪魅人。斷冰膠雪。馬蹶破顛。艱危險阻。九死一生。卒遇兩親於柳條邊。其事其歷。何異乎鄉先哲黃公端木之尋親於白鹽井也。惟一則終得迎歸孝養。一則父歿戍所。詣闕泣請歸骨。而格於例。幾經阻折。乃得奉母扶柩。歸葬吳下。是則先生所遇之艱。用心之苦。有過於黃公者矣。先生事蹟。詳吳縣志流寓傳。藝文考並載先生著述甚多。而傳稱大半已佚。今所存者。惟柳邊紀略五卷。以昭代

叢書。遼海叢書。小方壺輿地叢鈔。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。俱皆刻入。遂得流傳。此雜文殘稿一編。幸遇季氏。乃未湮滅。先生之文不尙塗飾。一以深情至性。鎔鑄鍛鍊而成。如祁奔喜李兼汝魏雪寶諸傳。淚痕墨痕。誦之悚然。非身歷目擊者。不能有也。而大瓢偶筆自序。金石源流序。鐵函齋書跋自序。存疑錄自序。家庭紀述自序。糊口編自序。晞髮堂詩稿自序諸篇。雖未能獲睹其書。得讀序文。亦足以矚先生著述之大意焉。茲以是編列入吳中文獻小叢書第十四種。原附出塞省親投贈詩文。仍梓卷後。蓋欲廣其傳。而彰先生之純孝也。

民國二十九年四月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編纂委員會識。

原序

楊大瓢雜文殘稿二冊。向藏其裔孫六士員外夢符處。六士子果林爲鎮洋縣尹。歿後遺書散佚。金石碑版有大瓢題識者甚夥。俱爲骨董家捆載而去。此書亦出以易米。值歲歉。余不能得之。爲緘致海甯友人楊芸生廣文。俾藏護之。而終惜其書之無副本流傳。或致湮滅也。因與王君心齋葵同錄之。凡三日而畢。又有送大瓢出塞省親詩文卷。同時獲見。并錄於後。時道光二十有九年涂月既望。呵凍記此。太倉季錫疇。

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

楊賓大瓢著

唐錢萬潛書序

今之言古文者。莫不學唐宋八家。若左國子史。則鮮有學之者。夫世之爲文者。豈不知左國子史之勝於八家者。大抵以其體制不同。不可施於應酬贈答之間。又深厚閎肆。變化無端。學之頗難爲功。不善學者。不爲宋子京王元善之佞屈聶牙。則爲趙蕤契嵩之荒野怪僻。不若八家之門戶顯然。如習禮於庭者。坐作拜跪。周旋折旋。皆有一定之節。可以終身用之而不亂。故畏難而樂易者多趨焉。唐子錢萬。獨喜孟子戰國策管列諸書。讀之終身不倦。家貧。居室陋。不能容膝。每與其細君櫛比。針黹共一席。以是多沾汚而不完。然丹碧皆黃。罔點重復無隙處。而其揣摩簡練。言淺而意深。力雄而氣厚。得國策諸子之神。而無趙蕤契嵩之病。言八家者勿能及也。然亦不爲八家酬應之文。以是忘之者。每指爲縱橫長短而詆毀之。不知其爲之也難。積之也久。而光怪陸離有不可掩者。初刻十二篇。名衡書。四方爭購之。其後文益多。以其名類於老泉之權書。更之曰潛書。而不能卒刻。世之人莫得而見焉。唐子致。有何庶常。覬瞻者。言於臯八子。以數十金爲之營葬。金至臯而唐子已葬。其婿王子璧宏歸其金。覬瞻復爲之進言。於是刻其潛書之未刻者。吾司馬長卿爲式驗常侍。其文不彰。乃從郵枚之徒游。見知於梁孝王。而其文始大著。今唐子何

不幸而歿於數年之前。不得從祀瞻諸君。使其文見知於皇八子。得比於長卿子虛之賦。然猶幸而知其文於身後爲之刻而行焉。是又言八家者之所求而不得者也。唐子亦可以慰矣。

柳邊紀略自序

中原土地之入郡縣者。其山川方域建置物產風俗災祥之類。皆有文以書之。書而不能盡。與所不及書者。則徵之逸民遺老。所謂獻者是也。文獻備而郡縣之志成。若乃不入郡縣之地。雖聲教已通。而土地不毛。人民稀少。中原之人偶一至焉。皆出九死一生。呻吟愁苦之餘。誰復留一字以傳。若冷山之松漠紀聞。五國城之南燼紀聞。英宗比狩之革替。亦絕無而僅有之作耳。然南燼所載。道里方域。與金史不同。又極貶朱后。前輩多言其僞。而松漠革書之所紀。亦甚寥寥。不足比于郡縣之志者。何也。無文獻以助之也。甯古塔在五國城冷山之間。明時隸奴兒干都司。所謂不入郡縣之地也。今雖與盛京唇齒。如豐沛之於竹芒。然耕者絕少。彌望無廬舍。常行數日。不見一人。與前代等。康熙初。先子坐張魏之獄。徙於此。倡滿漢人耕與買。而教之以禮義。若無所苦者。然九死餘生。加以國破家亡之感。憤懣抑鬱。發爲詩歌。往往驚其座人。不以爲怪。則以爲不祥。於是投筆焚硯。不復有所書。余年十三。離先子。奉先王母於江浙間。喪葬訖。年已四十矣。然後出塞。居未數月。又以事遣歸。當其出塞也。自有白雲親舍之思。而又陰風朔霰。皴痂其肌膚。耳鼻手指。一觸輒墮地。入阿穆則萬木蔽天。山魃怪鳥。叫噪應答。喪人膽。斷冰古雪。膠樹石。不受馬蹄。

馬蹶而仆者再。觸石破顛。血流數升而死。死半日乃復甦。甦久之。猶不知在人世間。方是時。遼陽松杏大。小凌河諸戰場。南北關木葉老邊混同呼里改諸阨塞。皆跋涉於呻吟愁苦之中。及其至也。喜極而悲。日侍兩親。俱三十年子職於數月之間。尙何心求甯古塔之文獻而書之哉。迨後先子卽世。歸葬於中原。回念耳目之所聞見。有宜書者。衛所之設。雖自成宣英三朝。然中原無往者。傳聞多不詳。如長白山在甯古塔南。舊圖皆畫于其北。山半一潭。周三十里弱。而大明一統志。則云八十里。如此舛謬者甚多。更有更舛謬而不可得者。一宜書。先子謫居久。變其國俗。不異于管甯王烈之居東甯古塔。至今悲思之。二宜書。遼內郡縣。既有志矣。邊以外不設郡縣無志。又無他所紀載。如松漠紀聞者。而余適過之。三宜書。文字雖無。而余所遇老兵宿將。其言有可採者。又先子至其地。在三十年前。所見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將。是卽其地之獻也。而余亦得聞其言於先子。四宜書。泉甘土肥。物產如參貂。非中國有。楛矢自孔子後。誰復能辨之。地又在遼東三衛外。而城郭非他編磨者比。五宜書。夫地在異國。雖不宜書。好事者猶將書之。况有此五宜書。余又安敢不書。此柳邊紀略之所以作也。柳邊者。插柳條爲邊。猶古之種榆爲塞。指甯古塔境也。若黑龍江。則附甯古塔者。亦得書奉天。則補其志之缺者也。亦牽連書之。而省覲之詩附焉。雖其山川建瓴風俗異祥。率多未備。不敢比於中原郡縣之志。或以出於呻吟愁苦之餘。而附於洪忠宣松漠紀聞之後。斯幸矣。

大瓢偶筆自序

嘗聞歐陽率更好書古事。永叔好書今事。黃山谷好書禪伯句。秦少游好書山鬼句。東坡與高宗好書佛經。今世則大抵書古人詩。余獨不然。往往書金石事。譬之織者以布帛衣。不必別求旃裘也。耕者以稻粱食。不必別求魚肉也。陶者以土甗羹。以瓦盆飲。不必別求金與玉也。所謂取諸宮中而用之。可乎不可乎。夫古事與今事。書之可也。佛經也。僧詩也。鬼詩也。而書之。不幾舍布帛而衣牛衣。舍稻粱而食藜藿乎。雖然。傳不傳在書。不在其所書。衣牛衣。衣布帛。等衣耳。煖而已。食藜藿。食稻粱。等食耳。飽而已。然則余之書石者。猶之書古事書今事佛經與僧鬼詩也。取諸宮中而用之者。偶然耳。積之既久。子姪輩錄而存之。得若干卷。名之曰偶筆。而書於其端。

金石源流序

今世競言博古矣。上自富貴子。下至草野貧賤之家。莫不言之。凡商周之鼎彝。秦漢之珪璧。未央銅雀之瓦。唐宋元明之畫。柴官哥定永成宣之磁。其博而精者。望而知其妍媸。識其真贋。無髮髮之差。其不精者。亦無不辨其款識。呼其姓名而出之也。而獨於金石之文。財往往謝不敏焉。間有好事收藏者。亦不過觀其缺裂多寡。題跋有無。紙墨新舊。而品定之。其尤精者。則記其剔損轉折離合肥瘦。以爲獨得之傳。若其筆畫之妍媸。其贗舉目能辨。若博古家者。蓋鮮矣。余生平好金石之文。家貧力不能聚。因遍索收藏家與

通都僻邑之市肆。凡斷碣殘碑。遺墨敝紙。皆諦觀而詳考之。歲月既久。輒能辨其源流。而妍媸真贋。亦或無所逃焉。此余是書之所由作也。夫前代金石之書多矣。大都祖述歐陽公趙明誠集古金石二錄。借碑誌以證史傳之失。而附其廢興之由。惟會州王氏法書苑。與趙子銜石墨鵞華。略言其妍媸真贋。而又未能盡。當其所收無幾。不足以成金石之大觀。余乃上自三代。下迄元明。凡爲碑刻。先載其原委。次節題跋之有考核者。而終之以褒貶。其有翻刻贋本。備載於後。各褒貶之。而譏史傳之失者。皆不載。蓋以金石所重者。源流也。辨別妍媸真贋。金石之事也。非其事則略之矣。客曰。夫竭心思耳目之用。以成一書。必期其利已而利人。今子不著博古之書。而矻矻焉。子是其利安在。不幾與好竽而吹瑟者等乎。余應之曰。博古非吾業也。非吾業則習之也不熟。習不熟則攷之也不詳。攷不詳則言之也不當。言不當而筆之于書。其不爲博古家所笑者幾希。金石吾業也。吾幼而習焉。長而審焉。老而寢焉。食焉。優焉。游焉。吾筆之於書。以適吾志。以備吾遺志。以示我子孫。利乎已孰多焉。而有時亦或利乎人。子以爲可乎不可乎。若夫見金石而何以能辨其妍媸。別其真贋。則更有在。是編弗暇及也。是爲序。

鐵函齋書跋自序

余好跋金石之刻。歲月既久。合家藏與他所跋者。彙爲一得若干卷。夫前人書跋多矣。自董道廣川書跋後。不下數十家。雖知書者少其言。或未盡合。然證多出焉。余又安能別出新奇。以附益之哉。惟是一代有

一代之收藏。一物有一物之原委。無前人之題跋。不能知其原。無後人之題跋。不能悉其委。是二者相須爲用。而不能偏廢者也。况百年以來。碑刻之出地者。如漢之曹全。六朝之崔敬邕。唐之吳文季輔光。顧良輝。周眞新。府君田午。阮梁。府君蕭思亮。王居士張希超。陳司徒者。不可勝數。皆前數十家之所未載者也。而余又遺焉。是金石遇余而厄矣。烏乎可。若跋之合與否。則前人且有贊議。而余又何責焉。亦存其說而已矣。

存疑錄自序

古今紀載之書。可信者寡矣。春秋書尹氏卒。公羊穀梁以爲正卿。左傳則以爲隱公之母。楚考烈王。史記言其無子。而司馬貞言楚捍有母弟。猶有庶兄負芻。及昌平君。西子亡吳。或以爲同范蠡泛五湖而去。或以爲沈之江。史記五帝紀。本紀之大戴禮。世本謂堯舜夏商周。同出黃帝。歐陽永叔作帝王世次圖。辨之。夫紀載如左邱明公羊穀梁太史公戴德。亦可以止矣。而其不可信猶如此。况後之人乎。余綱口四方。凡所聞見。輒筆之於書。無凡例門類及歲月先後存之而已。不敢信其必然也。二十年來。得若干卷。名之曰存疑錄。因自序而藏之。客曰。夫信之於己者。人猶且疑之。今子乃自疑焉。更何以取信於人。余曰。愚者千慮。必有一得。前古如司馬子長作史記。班孟堅作漢書。司馬溫公纂通鑑。皆取於前人記載。若稗官野史之類。余不文。又非其時。不能操筆居著作之任。或庶幾書其聞見。比于稗官野史。以冀居其任者採擇。

於萬一焉。自信者錄之。自疑者固勿錄也。而猶以疑名者。天下最易傳者新奇。最難分者曲直。甯敢以已之所信。而信之於天下乎。則今日之疑。不足憑信。亦不足憑也。與其存信而來天下之疑。孰若存疑以冀萬一之信乎。客既退。述其言而書於其首。

蔣退菴遺詞序

甲午春。蔣子湘帆。持其先人退菴先生遺詞索序。時退菴歿已二十有二年矣。康熙初。陽羨陳迦陵檢討。有詞名。以蘇子瞻辛稼軒諸子爲宗。秀水朱竹垞檢討。則以姜白石周仲實抗之。而世之爲詞者。遂分南北兩宗。退菴偏強乎其間。以詞采發議論。而氣足以運之。居然與迦陵竹垞有鼎足之勢。譬之於山。迦陵匡廬也。竹垞武彝也。退菴則黃山矣。匡廬以爽勝。武彝以幽勝。黃山以奇勝。爽也幽也奇也。皆得天地靈秀之氣。雖游者有愛有不愛。而其爲天下之名山。則一也。憶庚午辛未間。余與諸同人訂交於京師之響鼓廟。退菴質執牛耳。當是時。迦陵已下世。竹垞罷官開居。方纂經義考。不暇他有所爲。而退菴獨以詞行。凡有贈遺酬答。率以是應之。如所謂燕領虬鬚。光燦爛者。贈余出塞之作也。嗚呼。爲別會幾何時。而響鼓之流風餘韻。雲散烟消。今退菴墓木且拱。卷中諸君。半化爲鬼。卽幸而存者。亦俱地北天南。音塵希闊。而余亦髮白眼花。窮臥江皋。漠然無所向。今日者。展卷讀之。能無存歿盛衰之感耶。昔歐公爲梅聖俞作遺集序。深惜其羈愁失志。不得用於朝。作爲雅頌。薦之清廟。一篇之中。三致意焉。夫聖俞雖不得用於世。

然生則爲都官員外郎。歿則有歐公者序其文而傳之。千秋之後。無不知有聖俞其人者。不可不謂之幸。若退菴栖栖無所遇。假蹇抑鬱終其身。其生也。不特不能如迦陵竹垞。遭逢特達。繕筆承明。卽欲求爲聖俞而不可得。而其歿也。又無負天下之望如歐公者。爲之表揚爲序。不亦重可哀也夫。不亦重可哀也夫。

晞髮堂詩稿自序

余非詩人也。先君子慨明以八股取士。及其亡也。無一人出死力以捍忠。故其出塞也。屬先仲父曰。毋令實爲八股以應舉。余涕泣而受命。不敢忘。平居無所事。則習爲詩古文辭。而先仲父則又以先君子尙氣節結客。其憤懣不平之氣。每發爲詩歌。卒乃以之致禍。禁勿爲詩。子是雖竊爲之。不敢以示人。長者先生亦無由而教之。先仲父歿。歸故鄉。始發三唐詩讀之。日有所作。積千餘首。乙卯春客吳門。示武進陳子翼。子翼曰。此皆風雲月露之詞。無性情。因勸讀少陵詩。盡焚其所作。而更作之數年。亡友唐鏞萬費燕峯兩先生見之。謬以爲可。各序而刻之。未幾。常熟薛孝穉持余所刻貶廣坐。余聞而察其所貶者皆當。又焚其板而勿爲者數年。己巳歲出塞省親。次其道途之所經。還京師。與當世詩人相贈答。不能不爲之。然非余志也。以是又不終爲戊子夏。客黔中。暇取而閱之。雖不足以示人。然時有發於性情者。乃刪而訂之。得若干首。自爲序而藏焉。非敢以詩人自居也。聊以示我子孫而已。昔錢受之侍郎在翰林時。已刻其詩而行矣。一日遇程孟陽於道。執其手而目之曰。才如子者。胡不能詩。侍郎心竊以爲能之矣。適於家。出所刻示

之。塗乙殆盡。乃折節爲之。而名以成。費燕峯少時。以詩請於田經正。經正不肯言。燕峯令所親延經正於家。而自匿於屏後。竊聽其譏評。於是始棄其學而學焉。經正死。燕峯爲作傳。所謂田園者是也。余受孝穆之教。焚其板。卒不能折節如侍郎。又不文。孝穆死。不能爲之作傳如燕峯。蓋兩愧之。夫生於今之世。不進而應舉爲八股。則退而隱逸爲詩人。今余旣以先君子之命。不爲八股文。又不能塞良友之望爲詩人。不亦進退無所據哉。執斯卷。惟有浩歎而已。

家庭紀述自序

國有史。又有稗官小說之流。而後一代之事備。家有譜。又有家庭雜記之類。而後一家之事備。蓋稗官小說。補史之缺者也。家庭雜記。補譜之缺者也。然稗官小說。多出於艸野傳聞。其中之可信者。十三四。而可疑者。十常五六。家庭雜記。不出於其身。則出其子若孫。其可信有甚於譜者。然則稗官小說。有國者。可有不可不有。而家庭雜記。則有家者。所當必有。而不可或缺者也。吾家自得姓後。代不乏人。在漢則爲三公者四。在南北分家。而顯者比比。是以功德文章。多載國史。天下後世。莫不知之。譜且不必問其有無。况雜記乎。自於庵公遷安城。邨世逐資海之利。碌碌至今。遂無顯者。高曾以來。半在京師。又遭家國之難。播遷無定。今吾復葬府君於吳。以老布衣。聚子姓而守之。嗚呼。可謂微矣。夫顯而在上。則功德文章。垂之竹帛。微而在下。則嘉言懿行。著之家庭。是則家庭之紀載。與竹帛等。而顧以其微而忽之可乎。吾旣撰高曾祖編

世系志傳。立爲支譜。又取其單詞墜行。不可以入傳誌者。別錄一書。名之曰家庭紀述。而及身之事。有宜示後人者。亦附焉。大抵取其可信而無疑者。隨筆直書。不事粉飾。非稗官小說比也。昔陸放翁欲居劍南。懼失其源本。著爲家世舊聞。極纏綿惻怛之致。迄今山陰陸氏之譜。不知存否。而家世舊聞一書。世多稱之。今吾不文。不能逃放翁之作。可以稱道於世。然欲以補支譜之缺。則庶幾有取於是焉。

餬口編序

士之挾筆墨以游者。運籌於仕宦者帷幄之中。以代其機務。刑名錢穀奏記之司。受其糈以餬口。而沒其姓名於世。此皆士之懷才負智。而甚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。夫古之藩翰賓客。雖自行辟召。拜趨揖讓。不得與藩翰者。爲分庭之禮。然則名於朝。而食其祿。久之。皆得抽掇爲天子用。而展其才智。不可謂不得志於時。今則名不掛吏部之籍。苟不舍是而他圖。則終其身不得見知於天子。故士之懷才負智。非甚不得志於時者。則不屑爲之。余幼遭家難。受先君子命。不習仕進之業。而爭其途。貧無所得食。則挾筆墨以游。而爲人所不屑爲者。得精以爲仰事俯育之資。蓋四十年於茲矣。其職則自機務奏記。以至刑名錢穀之司。其所與游者。則自州佐而縣而州。而按察布政使。而督學御史。以至於總督巡撫。其地則自無錫太倉丹陽吳嘉興肥城秀水大成新泰。以至浙閩齊魯皖黔豫章中州之行中書省。其施諸筆墨者。雖不可以文言。然上自朝堂。下至艸野。內而四民百藝。外而梯山航海之徒。舉凡事幾張弛。利病興除。以及生殺

子奪之事。亦往往因世之仕宦者以見焉。歲月既久。卷帙遂多。乃屬諸子輯而錄焉。名之曰湖口編。名其實也。嗚呼。余少壯時。力強年富。奔走四方。不以爲勞。且苦。今老矣。目昏而耳聾。鬚髮皓然。兩足蹇澀。不能行遠。回思三十餘年之中。北渡江。淮。汶。濟。漳。衛。南踰嶺。並海。西由彭蠡。浮湘。涉洞庭之杪。湖。辰。沅。歷。牂。柯。夜郎。凍于蝸石。飢餓于七級三台。胼胝于永定。清河之間。危于驚濤。駭浪。斷冰。崩雪。蠻烟。延雨之國。而剛接於辨髮。椎髻。蹠面。貫鼻。卉服。魚衣。雕題。鳩舌之夫。往往百務紛投。五官並用。恍然若夢中事。有不能一一記憶者。吾子若孫。庶幾因是編而得其大概焉耳。

姜仲子焚餘稿序

亡友學在先生。萊陽姜貞毅公之仲子也。貞毅公以建言拜杖。謫戍宜城。未及遣而北京陷。貞毅公將之戍所。暫僑於吳。卒則歸其骨焉。吳人重其行誼。建祠虎阜。而仲子守之。仲子承貞毅公餘烈。青鞋皂帽。落魄不羈。日與山僧遺老爲伍。遇達官貴人。則佯狂恣肆。每以白眼相向。風月之夕。獨坐盤陀石上。歌以當哭。或徹夜不休。及其興盡而歸。則訪之者叩門終日。不應也。蓋仲子之生平如此。故其爲詩。亦以自得爲主。不屑步趨古人。而自與古人合。其沈鬱則似少陵。而非步趨少陵也。豪宕似青蓮。而非步趨青蓮也。綺麗似溫李。蕭疎似韋柳。而非步趨溫李韋柳也。而仲子遂以詩名天下。興之所至。輒有吟詠。舉凡僧寮野店。酒舫旗亭。莫不留題粘壁。而未嘗存稿於家。間有存者。則又多感時澹淚。恨別驚心之句。他時再見。輒

舉而焚之。不欲輕以示人。仲子既歿。其嗣君徧爲搜輯。得近體詩三百餘首。付之剞劂。而索序於余。余與仲子同離家國。而又同僑於吳。三十餘年如一日。讀其詩多矣。其俯仰憑弔。及與一二高人逸士贈答之作。大抵慷慨激烈。可以動天地。泣鬼神。而稿中皆不載。是茲之載。真所謂焚餘者也。嗚呼。仲子忠孝根心。發爲歌詠。眞足揭日月而不刊。而乃就予所見者。皆焚而不存。則予所不見而焚者。更不知其凡幾。而所存。願僅止於是。此豈仲子之志也耶。昔謝皋羽往來汐社。慟哭西台。鬱鬱而歿。而鬚髮諸集。自明初而後。播。鄒所南作心史。綱以鐵函沈寺井中。至崇禎十一年。始出人間。今仲子焚餘稿。其後人即能梓于身後。較之無子之皋羽所南。不可不謂之獨幸。而其精神之所在。昔則反焚而不傳。豈其地走天開。犯造物之忌。故爲六丁所奪耶。抑傳不傳。不在焚不焚。梓不梓。而冥冥之中。有物焉以相之。如啼髮集心史之類。會。有時而出耶。不然者。仲子之詩。何僅以是傳也。

友人文集序

與自嘉隆以來。言古文者。莫不宗歐陽公。歸太僕學歐者也。則亦宗之。汪遜翁學歐與歸者也。則又宗之。如其不然。則雖能文如魏叔子。姜西溟。唐錡萬。王崑繩。類皆以爲不足錄。夫歐陽公繼昌黎而起。歸太僕爲有明一代之匠石。宗之誠是也。然因之而遂廢古今之作者。豈可哉。友人某君。自其爲諸生時。卽好爲古文。晚而不過。益肆力爲之。而不屑屑以歐歸爲宗。予僑於吳幾四十年。與某同居。而不相識也。乙丑。

春。始見其文一卷於友人所。因往訪之。又以飢驅走四方。不相見者二年。辛卯夏家居。某出其文集索序。乃得盡取而讀焉。大都本諸經而徵諸史。出入於叢賈。而沈浸於眉山。故每喜於議論。又留心經世之務。如井田封建風俗水利農荒之類。莫不有委。有貫有條。若巧匠之閉門造車。無不合轍也。若田父之量晴較雨。可預計其穡之所入也。若養叔之射。無不洞胸徹札。而郭舍人之投壺百餘。反無一失也。昔魏叔子好取古人行事。設身處地。一一籌畫之。其文曲折謹嚴。而又變化不測。當世之爲古文者。莫能過之。西溟賈實老成。叔子推之在侯朝宗上。銜高瓌奇排寡。叔子讀其五行諸篇。爲設座而拜之。亂繩雄姿。汪洋暗啞叱咤。辟易千人。此皆當世所號爲能文者。而吳人往往譏之。何也。以其不宗歐歸。而宗左。與選翁不同故也。某君生於吳。而不囿于吳。其所爲論文。與叔子相發明。可謂能審所宗矣。夫文亦何宗。宗其所自出者而已。譬之於祭。子若孫各祭其所自出之祖。斯已耳。如欲自祭其祖。而乃禁人各祭其祖。且必強之相率而祭吾祖。豈非大惑耶。

楚江陶者六十壽序

余少遭多難。兩先人徙寒垣。蓬首垢面。乞食異鄉。以奉祖母。艱苦備嘗。幾不齒于人類。年及壯。始得授室。自謂天下第一窮人也。及遇劉子鰲。石于京師。年四十無婦。出無衣冠。遇其祖。禰忌日。則從廢簾中出方尺畫像。粘逆旅壁間。伏地哭而奠以杯水。不覺疎然。以爲此真第一窮人也。而不謂楚江陶者。猶自謂窮。

然以爲過。已卯庚辰間。遇陶者於杭州使院。叩其生平。大約與鰲石等。而崎嶇萬里。從金戈鐵馬百死一生。中扶其尊甫兵部公之榭。而葬於其鄉。則又有難於鰲石者。然則子三人爲。皆不可謂非天下之窮人。特尚有差等耳。陶者留心經濟。能詩古文。書畫鐵筆。皆足以傳世。鰲石著書盈尺。爲文多奇氣。而子則一無所能。徒操三寸不律。以餬口於四方。始知人當少壯時。惟窮而後有精力。有精力始有心思。有精力心思始有成就。故窮不極。則精力不固。心思不周。不固不周。則成就不大。而況於不窮乎。子與陶者別十三年。辛卯冬。陶者挈其家來南京。浮沈於當事者之幕府。得精以爲食。連舉丈夫子二。而陶者已六十矣。然目明耳聰。鬢髮不白。日食二升米飯。兩足縛鉛鐵。行百里不疲。酒後耳熱。與素心人據摺抵掌。上下古今。或歌或哭。與已卯庚辰間。無以異也。而余則鬚髯如雪。兩目昏花。齒牙動搖欲落。食少神疲。頽然自放。鰲之蒲柳之姿。望秋零落。而今已歲寒。其不爲陶者所笑者幾何。今年三月。陶者覽接之辰。予客皖江。不獲把酒爲壽。因敍予兩人之生平。書繭將意。并以寄鰲石云。

鄉思樓記

吾鄉安城。邨故居。去紹興府城十五里。負海帶河。會稽秦望諸山在其前。箕箒數千竿在其後。左有隙地。雜植四時花實之草木。右有高柳十餘株。鶯流蜩咽于其上。又其右則魚蟹斷在焉。吾總角時。侍先君子讀書於所謂陸艇草堂者。晴窗雨榭。月夕風朝。舉目則烟雲萬變。憑闌則錦綺千叢。先君披襟岸幘。或

斗酒雙柑。呼朋而飲。或慢聲促節。擊節而歌。往往頽然自放。樂而忘疲。而吾亦得日嬉於先君子之側。以爲是艸堂也。子孫將世守之。甯特終吾之身爲吾有而已耶。先君子以結客成寒外。吾棄故鄉。輒轉播遷。最後買宅吳門之織里橋。壬申冬。先君子歿。成所。破例得返葬。先母范孺人亦南還。而故鄉艸堂。僅餘頽垣敗瓦。不可居。織里橋之居。又隘。乃買東北鄰以益之。而得一小樓。爲之補其缺壞。梁其牆。易其棟。貯書四千卷。金石之文三百餘種。硯匣筆床。塵尾隱囊之類。略具。客久而歸。庶幾少憩足焉。然其地近閶閔。跼蹐無所向。南窗稍見日月。復無山川花木之觀。吾少遭家難。頗沛飄零。既有盛衰離合之感。又無一椽如草堂者。以爲游息之所。不能不怆怆焉。動故鄉之思。於是名之曰鄉思。而是書爲額。每一登臨。百感俱集。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。雖然。吾操三寸管。奔走於風濤險阻。胛服烏語。燈煙凝雨之鄉。竭終歲之所獲。不足以畢婚喪畜妻子。卽此一樓也。蓋經營十載之後得之。今老矣倦矣。又安能棄此三十年之居。而歸葺草堂舊業。蒔花種竹。如曩時之盛哉。是則予之跼蹐於是樓者。時與勢爲之也。考吳郡志。樓之北。臬伯通之廡下。梁伯鸞之所曾以春者也。東北則鄭所南之井。鐵函心史沈焉。東南則蘇子美滄浪之亭。西折數武。則陳惟寅之綠水園。所謂朱園者是也。吾之樓適在其中。極隘且陋。誠不敢與滄浪綠水比。獨不可廡下井中比乎。夫伯鸞。秦人也。秦有終南太白鄠杜曲江之勝。所南閩產也。閩有九日三山武夷雪洞之奇。而之二君者。皆棄其故鄉名勝之地。而甘心於廡下井中者。何哉。亦時與勢爲之耳。今我先人既葬於

吳而守之。則時與勢更有不同者矣。自是而往。卽以吳爲故鄉也可。以吳之樓爲故鄉之草堂也。無不可。然則吾之所謂鄉思者。亦以志吾之所自。而使後世子孫。知先君子嘯歌之地。在彼而不在此也。是爲記。

夢虎園記

嘗攷傳記。有夢熊夢鸞夢龍師而驗者。然特一夢而一驗耳。若再夢而再驗。數十夢而數十驗。終身夢而終身驗者。則未之前聞。余少時求鯨耕爲婚。問名之前夕。鯨耕夢虎入庭負之去。明日見余庚帖。則寅生也。寅之屬爲虎。因詫爲天緣。結婚後。余鋤口於外。或數月而歸。或經歲歸。或三四歲歸。歸之前夕。鯨耕必夢虎。是以余將歸。輒先知之。今老矣。無不驗者。噫。何其怪也。鯨耕曰。吾欲構一樓。額以夢虎而居之。余家無隙地。囊無餘錢。三十年來。未償此願。鯨耕又曰。樓未構。丐善畫者圖我夢可乎。辛巳秋。遇王子玉樵於京師。授以意。玉樵以未見其貌爲辭。余爲之言。而強之者再。乃圖之。圖成而宵。寄於家。莫不云呼之欲出也。昔梁夫人遇虎於府廊。卽視之。韓世忠也。知其必貴。約爲伉儷。然則虎貴徵也。詩曰。奮厥虎臣。爲將帥者言之也。易曰。大人虎變。其文炳也。則又文明之象也。今余既無將帥之路。又無文采可觀。而夢夢以終老。一樓一樓。尙不能構。而姑爲之圖。不幾重負我鯨耕也耶。因記之。

登岱宗記

辛酉夏。赴肥子姜使君約。肥去岱九千里。壬戌秋。始結伴而登。自麓至頂。高四十里。石磴數千盤。由一天

門坐盤輿。盤行沿流。級上爲第一山。爲孔子登臨處。爲天堦。爲紅門。爲萬仙樓。樓北數十步。有巨石當溪流。衝水從旁。紛披下。作汨汨聲。稍上爲高老橋。橋左飛流泉。越嶺橫流者。曰水籬洞。右近十丈。石壁巖然。老樹盤曲其間者。曰石經谷。去谷百餘步。懸崖數仞。如廳事者。曰歇馬崖。再上二三里。精舍五六楹。掩映長松古柏間。有僧居之。可憩足。從此盤旋而上。嶺曰黃峴峯。曰迴馬坡。山磴崎嶇。輿人蟻附。狼狽汗流。波背。予亦心悸。俗傳宋眞宗至此馬不前。其信然歟。嶺上有二虎廟。舊聞石虎立二廟傍。今無所見。或曰山固有二虎。不傷人。故祠之。度嶺倒行三四盤。從山腰西北行。如烈日中披涼風。昔人名其處曰快活山。道旁拳石二。有紅白紋。長各三尺許。頭角宛然。若蛟龍擺。北上數里。如虎邱千人石者。曰眞宗御幃巖。石壁大書「從此看山」四字。不知何人筆。又里許。稱秦始皇避雨處。五大夫松。存其幹在飛石上。圍約尺餘。長二十倍。枯槁無枝葉。不朽。過此爲朝陽洞。有泉清冽可飲。松之挺然洞後者。名獨立大夫。亦枯。號秦物。比五大夫長有加焉。又行五六里。夾道青嶂插天。萬松特立。再進爲小龍口。大龍口。皆以飛泉噴注得名。自此有二道。由近天坊十八盤。鉄索牽引。至南天門。曰舊盤。由大盤口東折。過候月峯北上。曰新盤。總匯於碧霞元君殿。元君名玉葉。爲漢明帝時西牛國石守道女。年十四。遇西王母及曹仙長。指入黃花洞。修眞三年。丹成仙去。舊稱玉女。立石像。宋眞宗易以玉。祠曰昭眞。至明神宗始加今號。蓋按二銅碑得之云。東北行百步。曰青帝祠。祠後丹嶂天關。廣十五尺。高兩之。唐開元十四年九月十二日。祀泰山勅銘。其陽

隸書二十四行。行五十字。大如椀。世所稱摩崖碑是也。再上爲古登封台。卽岱宗極頂。祠玉皇其上。無字碑立巖下。按史記封禪書。及武帝本紀。稱帝東封徐偃。周勃應辨詔。旣未深知前代事。又拘牽不敢落筆。武帝厭之。遂立空石而還。示不用文人也。岱史及輿圖考。皆指爲秦事。宋之詳耳。臺東三十步。爲孔子小天下處。前平而稍下。石纒纒爲秦觀。可望閭中。又東數十步。巍然與臺相望。爲日觀。可觀日出。二三月可望海。臺西南。爲孔子崖。相傳與顏子觀白練處。人以吳觀名之。再西塊然如覆盂者。爲越觀。可望會稽諸山。或云昔人觀月出於此。當爲月觀。又北兀然獨立。爲丈夫峯。險絕不可登。時日已斜。與人促之下。尙有李斯碑。仙人橋。捨身崖。天空山。後石塢。武帝望仙臺。君子蓮花。獨秀諸峯。八仙桃花諸洞。皆所不及游者也。同游者姜子誥。字伯達。

大中丞前贛州守郎公德政祠祭田記

古今之爲吏者。果能愛惜其民。勞之來之。養之教之。外侮則禦之。冤抑則伸之。一如父母之於其子。則民之所以事之者。亦如子之於父母焉。當其在官也。初不知撫字之恩。一旦舍之而去。則牽衣號泣。必求其復而後已。不得則怨恨思慕。發爲謳歌。及其死也。則刻木以記其歲年。畫像以瞻其笑貌。春秋霜露之降。陳設俎豆。以虔其禮祀。甚而專其祠宇。徵立祭田。惟恐千百載之後。或有廢墜之虞。嗚呼。爲吏而使斯民去後之思。久而勿替。至於如此之極。是誠所謂民之父母矣。然而不數數見也。三韓大中丞定庵郎公之

守贛也。當國家定鼎之初，城廓邱墟，流民未集。公百計招徠，使之復業。王師絡繹，舟車飲食，人人得其歡心。而市肆不改，莫知有兵。他如禁李定國、郝尚九之橫暴，雪廖安民、王日旦之沈寃，繕城垣，修郡學，復書院，增科名。息訟省耕，禁差免役。四三年間，無不綱舉目張。贛州之黎民，莫不登春台而游化宇。然不知其爲慈父也。迨公從子中丞持節豫章，公以例引避，而民始號呼如嬰兒之失乳，留之不得，則歌之頌之。畫像以俎豆之。學宮以配享之。今公歿且二三十年，而張與祚、方仲等，處其禮祀久而或廢，復置民田一百二十畝，油山一廬，以供守祠僧課誦之需。仲又買田若干畝，以爲祭田。而贛州編載祭額，則與濂溪精忠雲山陽明諸祠等。贛民之愛公，久而勿替如此。所謂民之父母，非歟。而或者以公觀察於楚，分藩于今。楚豫齊魯之民，莫不俎豆之。恐後。又烏在區區一贛哉。余則謂日月之在天，本無偏照。雨露之施地，不示私恩。而六合九州之受其照與施者，則若以爲日月之獨偏於己，雨露之獨私於己也。夫公之德，亦猶是已。治楚也，治豫也，治齊魯也。一如其治贛也，而贛之人若以爲獨私與偏於贛者，猶之楚豫齊魯之人，各以爲獨私與偏於楚豫齊魯也。則夫海內士大夫不知公之治贛，觀於公之治楚豫齊魯可知。不知公之治楚豫齊魯，觀于公之治贛可知已。

府君畫象記

府君畫象七。白面微鬚。抱雲巾。赤烏。藕色褶。坐山石上者。甲申中秋徐易筆也。時年二十三。同里趙甸題。

其上曰。玉得君潤。金得君質。月得君懷。雲得君興。王謝在晉。董賈在劉。今日蟻伏。終賴鳳鸞。此真我友聲耶。此真象我友聲耶。鉄面美鬚髯。晉巾。古色褶。束結於外。執如意坐竹下。而賓垂髻執經。立其旁者。庚子夏。陳旭筆也。不署名。時府君年三十九。賓年十一。唐巾。淺藍褶。束裙。著芒鞋。右手執羽扇。隱几。左手屈。右足坐繩牀。大石覆其上。旁列一瓶。插芙蓉竹葉。風神弈弈。若自得者。府君四十時象也。辛丑夏。徐易寫生。陳字畫衣冠。石几甌笠。綴秋韻。戎服轉袴。跌坐莎艸中者。壬寅夏。徐易筆。時年四十有一。所謂出塞圖也。別有記。鬚半白。貂帽。服馬蹄袖。與老母相對坐石壁下者。丁卯秋八月。吳江周昞畫於甯古塔。而府君題詩其上。以示不孝賓者也。詩曰。臥龍山畔鏡湖濱。夢見鄉關覺後悲。誰道完顏城上月。年年猶得照齊眉。感慨當年萬事違。白頭異域料難歸。誰將一幅衰容寄。看得雙雙是也非。天南地北總爲家。鶴髮松年未可誇。只有生平堪自問。不勞腰扇向人遮。時年六十有六。辛未春。賓屬吳縣沈霽摹昞所畫像。長洲朱白補竹石。秋八月。賓省甯古塔。奉府君。冬十月。府君題其額曰。是我非我。是爾非爾。形同影隨。完顏城裏。此六像今皆存。庚子秋。易字共畫一象。衣冠與辛丑同。而扶杖杖獨立。頭有菊一枝者。竟失所在。

汪巽三傳

汪巽字巽三。一字淡洋。休甯人。其祖某買於吳。饒貨。遂爲吳人。父某習其業。然好古玩知詩。質已薄。撰專務爲詩。好客。有廚娘治飲饌。得異物。必與客共之。尤喜食黿與河豚。性慧。能強記。自三百篇漢魏百家及

唐人詩皆誦之。而不苟作。有一字未協者。必廢人事而更之。否則不以示人。一時翕然。有能詩名。詩人之至吳者。撰必具舟楫。載酒看書。畫茶碾筆牀。放浪山水間。相與歡呼唱和。或經月不返。三吳巖壑之可游。花木之可玩。佛老宮室之可坐臥者。撰莫不至而習之。以是客多從之游。久之蕩其產。客京師。初至不言詩。居無何去。留詩六章爲別。京師之言詩者。皆駭服。恨其去。張霖按察安徽。聘主奏記。暇則共爲詩。甚合以食飲不適口。年餘去。明年江西驛驢道參議韓象起聘之。象起雖不爲詩。然好飲。饌喜交游。兩人深相得也。一日象起宴僚屬。撰亦與會。因言西江水國。何無河豚及鼈。一人進曰。有之。明日饋一鼈。命殺之。未烹也。懸於庖。有婢過之。見鼈肉自垂及地。蠕蠕動。駭而奔告。象起小妻。小妻遣人固止。撰勿食。乃已。明日又一人餽河豚。撰喜甚。急烹。借象起食。夜毒發。象起飲糞汁。甦而撰竟死。年四十。有詩四卷。四六文若干卷。二子。長某天。次某尙幼。

大瓢山人曰。余始過澹洋居。在齋門內。壯麗闕敞。廳事客百人。陳文莊公宅也。價值數千金。再遷百花巷。其居精緻巧密。值三千餘金。再遷通和坊。其居外廓而內促。值千餘金。而澹洋已困。今其子乃無立錫地。悲夫。夫晏子身爲齊相。豚肩不掩豆。公孫宏相漢。封平津侯。食不重味。况黎藿之士哉。當澹洋在皖時。見其每飯不下咽。余輒勸之。及客西江。余以書規之。媿媿數百言。澹洋報書曰。君言藥石也。敢不受教。嗚呼。竟以此殺其軀。何哉。

蔣度臣姚玉塔合傳

蔣度臣名進。金壇人。前九江副使某之季子。故提督直隸學政翰林院編修超之異母弟也。進工詞賦。任俠豪邁。負氣不治家人生業。超報政還。不至家。溯江入蜀。化帽峨山。家無一錢。然其同年生若故舊交。多富貴大官。往往欲見其子弟。以厚卹之。於是進以詞賦游公卿間。所至輒累數千金。用以結納海內賢豪長者。賢豪長者亦多傾身與交。而桐城姚士在士陞爲最密。康熙己巳。入貨爲國學生。居京師。響鼓廟。其友某犯法。沒爲官奴。進得一人。與之誓爲兄弟。令其代之。而縱某去。奴者貪飲衣冠劍履。及其主所審。惟進是問。十餘年不倦。行人劉淑因以考選爲忌者所害。下獄。榜掠久之。徒奉天。而幼子女三無所依。米煤僕賃諸夙逋。若伍伯將吏車馬廬舍道路之費。皆莫辦。進召淑因故所交。悉集響鼓廟。而責之曰。若輩平居與淑因逐酒肉歡呼。出肺肝相示。動以古人自命。今淑因一旦遭患難。卽掉頭不顧。可復爲人耶。因涕泣不自勝。諸故所交者亦泣。遂分列條目。各就其力之所能者。自任而去。以是淑因不得死。數年後贖罪還。而其子女皆無恙。士在父文熊知階州。左遷未補。卒響鼓廟。窮不能斂。進立一簿於旁。召其黨。至令各署名致賻。而自置五十金。署其封曰。蔣進賻。未及暮。得四百餘金。文熊姊塔大學士張英來哭。見其簿曰。異哉響鼓廟。然亦可以愧我輩矣。因亦賻五十金。而文熊還葬於其鄉。其氣誼感人。多如此。進伉直而傲。公卿大夫士禮稍殺。卽不與通。而久之困矣。困卽索之其黨。不得則怒。怒則罵。而其黨亦多困。聽其罵不

能相顧。進益怒。而罵不已。久之。卽不困者。亦稍稍避去。而進益困。癸酉冬。憤懣發病。死三日未斂。購者七百餘金。三子。長曰倍生。次曰嵩生。季曰衡生。今更爲振生。皆諸生。所著有詞若干卷。詩若干卷。賦若干卷。四六文若干卷。類書若干卷。

姚玉階名士階。桐城諸生。文熊之仲子也。文熊四子。士在士陞等。皆有文名。而士陞爲最。十餘歲落筆。數千言立就。不加點。及長。與士在爭任俠。皆將進刎頸交也。凡進之所爲。士陞多助之。士陞爲人。修長偉岸。沈毅寡言笑。不喜干謁。無事則瞠目高臥。終日不起。進以杖擊之。亦不動。然詩古文辭。若書。若篆。刻。若填詞。無不能。張英供奉南書房。每休沐。妻子問內廷事。皆不答。而獨稍稍與士陞語。曰。汝亦南書房人也。幸自愛。遂益自負。思以狀頭起家。癸酉秋。舉北闈。而明年竟下第。乃游西安。有贈以千金者。將歸。其鄉先達某之孫。鬻爲某奴。其婦美。某欲污之。不得。因日鞭撻其夫婦。無完膚。士陞聞之。傾其囊。屬有力者贖之。而歸其家。雖進亦自以爲不及也。居二年。其友龍光爲臺灣同知。被其仇所劾。士陞往救之。過吳。視其姊壻吳縣學訓導潘仁樹。夜宿尊經閣。夢殿試及第爲狀頭。而迎於錢塘江。詰朝告其姊。姊曰。是何難知。他日主司非錢則唐矣。士陞以爲然。未幾至江。遇潮。舟人將避之。士陞不可。頃之。舟與石相遭。破碎。而士陞死。錢唐江矣。年三十有口。子一某。而龍光亦竟得脫。

大瓢山人曰。余與度臣玉階。及其兄君山。皆居響鼓廟。相善。余兄事度臣。弟畜君山玉階。而愛玉階尤甚。

以爲其所成就。必在度臣上。今皆客死。玉階更不良而早世。豈不痛哉。豈不痛哉。方其在京師也。京師推任俠者。必曰響鼓廟。而響鼓廟尤必曰蔣姚。今度臣玉階死。君山困於粵。而響鼓廟衰矣。悲夫。

唐鐫萬傳

唐大陶。字鑄。萬蜀之達州人。其父培泰。啓禎間爲吳江令。累遷廣東海北道參議。會國變。蜀亂。不能歸。遂家吳江。大陶樸略負氣。無所好。獨好爲文。文師戰國策子史。順治丁酉。舉於鄉。會試不第。謁選知長子縣。日爲文不事事。未一歲。罷歸。益發憤爲文。久之。遷郡城。無子。有一女。貧困。食不繼。每舉家闔門臥。出則衣敗絮。蒙單繒於外。悵悵行市中。而爲文不輟。然無知之者。已未夏。甯都魏禧以文名當世。辭聘避吳門。王樾橋吳傳鼎家。樾橋去城十里許。大陶平旦盥沐。懷所著衡書。自持刺訪之。及門。日已午。門者相其衣冠。受其書與刺而謝之。大陶殿不能行。雖去。猶徘徊橋上下。禧方袒裼臥竹牀納涼。見其書。讀之至五行。驟然起。呼門者追客。必使返。而大陶猶在。禧衣冠適入。扶大陶坐堂上。而自拜於堂下。曰。五百年無此文矣。因呼傳鼎具食。共讀之。讀竟。付梓。而衡書始著。然吳人論文者宗歐陽公。而詩則宗蘇陸。大陶皆不喜。日與吳人抵牾。蜀撫姚締虞。奏驅蜀人歸蜀。大陶乃變名曰甄。出入避人。而困益甚。其友姜實節汪撰。勸之賣文。不聽。撰持買者金。給大陶至其家。示以金。閉之室中而強之。乃一應。然後復給之。不來矣。實節薦之。故江蘇布政使顧獻徵。徵延於家。欲贈妾以生子。一日。祭其所親。屬大陶代爲文。大陶怒曰。吾豈爲人作

祭文者耶。拂袖歸。困如故。而其文益有名。年已七十矣。張貴勝爲之飲錢納一婢。十餘日沒。然終無子。其女歸華亭。諸生王開遠所著有潛書若干卷。潛書者。衡書之所改名者也。詩集若干卷。春秋述傳若干卷。雜文若干卷。日記若干卷。

大瓠山人曰。唐子每與余論文。輒貶韓歐。余不服。唐子曰。嘗之登山。歐。梁甫也。韓。天門也。左國子史。則登封日觀。天下在其目前。煙雲生於足下。何有於天門。何有於梁甫。夫登封日觀。皆大道。一努力卽至。不難於天門梁甫也。今語登岱者。令其止於梁甫。天門。則必怒。而爲文。則止於韓歐焉。豈不爲登岱者所笑耶。余雖心是其言。然望韓歐猶在天上。况左國乎。余嘗三登岱。思唐子言。輒汗下不止云。

戴南枝傳

戴南枝。名冠。字峨仲。浙之山陰人。崇禎間爲邑諸生。國變棄去。更名曰易。南枝其別字也。易好讀春秋。其所發明。或與三傳及胡氏異。又好讀朱子綱目得失。慕謝翱唐鉉之爲人。短衣草履。日往來山水間。尋其遺蹤故里。祭而哭之。善堪輿家言。喜爲詩。多七言近體。常作孝陵二十首。鈞臺六百首。吳門春感百六首。見人輒誦之。大抵沈鬱感慨。不爲纖靡熟軟之詞。又能作漢隸。世多稱之。年六十餘。棄其家。至吳。自爲生壙蓮華峯下。作墓田詩三千首。自書刻石。砌其旁。方是時。徐高士枋隱上沙。杜門不出。非故衣冠者不得登其堂。易方袍幅巾。曳筇竹杖。因浮屠氏叩高士門。高士見之。讀其詩。知其爲人。爲之具食。易遂時時

造高士廬。酌酒說春秋。及晞髮集冬青諸詩。或哭或歌。兩人甚相得。恨相見之晚也。未幾。高士卒。嚮書於吳。得數十金。爲高士相地於鄧尉而葬之。後數年。易亦歿。葬蓮華峯下。

大瓢山人曰。南枝與余同故里。相善。至吳。多主於余。每述監國事。輒涕泗不已。蓋鄧所南謝皋羽之流亞也。余見潘稼堂所作傳。僅載其葬高士事。故著其生平如此。

祁奕喜李兼汝合傳

祁奕喜名班孫。山陰人。前南直隸巡撫中丞彪佳之季子也。彪佳既死。國難。舉家不應試。而班孫穎悟絕倫。乃肆力爲詩古文辭。通禪。好結客。所居西有園曰寓山。山下有池。彪佳衣冠自沉處也。其旁復有亭館。臺榭。竹木花草之觀。客之故衣冠者。多集此。班孫爲人。白面黃鬚。英爽豪俊。而舉止飄忽。醉或罵其坐人。以故鄉黨多畏而遠之。而氣味投合者。則固結而不可解。慈谿魏耕以詩名。於時爲兵部侍郎。張煌言結客浙東西。班孫留之寓山。或經年不去。而先府君亦時時過寓山。與耕語。當是時。煌言與鄭成功。雖自南都敗還。而桂王尙在滇。浙東名士。皆水田衣。荷葉山。或氈帽。綴玉瓶。若密結於旁。曳朱履。競以氣節相尚。無所顧忌。而秀水吳祖錫。則奉永歷。耕則主煌言。皆陰結客。而蕭山李甲。歸安錢縉。曾。與班孫皆祖錫耕之所主也。有江陰無賴孔元章者。遇耕西湖。自言從煌言所來。有所需。耕許之。既而覺其妄。批其頰。而耕所交。元章多知之。於是元章僞爲耕書。抵續曾。續曾又殿之。元章遂之鎮海將軍告變。捕續曾等。初續曾

疏屬饒應魁。據太湖爲亂。先仲父九有公權太湖營游擊。窮治魁黨。將及纘曾。纘曾恐。索耕札。求救府君。府君爲之言。乃免。而還報纘曾。至是難作。府君歸。夜過禹山。告耕。耕遁。班孫見收。而府君與李甲。則以纘曾書連坐。獄成。班孫甲府君。皆戍甯古塔。府君三年。班孫賂其守將脫身去。至蘇州虎邱。大會賓客。一月乃歸。明年事聞。逮捕班孫。下髮蘇州堯峯爲僧。號曰呪林。明年說法常州馬鞍山。家信至。不發。對衆焚之。遣其奴歸。曰。嗣後不須來矣。班孫喜談議。儒釋家書莫不通。尤善言革代事。至乙酉丙戌間。輒掩面歎。而不能止。常人多疑其爲大臣。而不知其前中丞子也。歲癸丑十一月十一日。沐浴跣跣而逝。逝年三十九。無子。所著有東書堂集行世。

李兼汝名甲。蕭山諸生也。好結客。蕭山爲紹興門戶。四方賓客過其地。雖深夜叩門。無勿留者。有緩急必傾身爲之。不計利害。以是浙東西名士。以恢復爲言者。甲莫不識之。壬寅春。耕纘曾難作。纘曾遣其妻書以幼子屬府君。及甲書爲邏者所得。下獄。獄成。耕纘曾皆死。甲攜其妾同府君。班孫徙甯古塔。甲負氣。又老不能自活。依府君以活。久之。妾又死。思歸。日夜泣。是時守將以班孫遁。故出入必稽。不敢行。明年甲益不欲生。府君患之。乃以大甕覆牛車。而匿甲甕中。令僕御以出。而親送之至揚子河。甲乃行。然不敢歸其家。暮叩祖錫門。不遇。遇祖錫仲子護。護匿之蘇州光福山。壬子秋。其子日焜日耀。舉於鄉。乃歸。至杭州歿。子三。伯仲日焜日耀也。季曰日煜。又三年。班孫乃歿。

大猷山人曰。兩先生同里同志。同結客。同難。同出塞。先後同歸。同匿於吳。又同卒於外。自始至終。多同者。故同爲一傳。若祁先。

曾青藜姜奉世合傳

曾青藜。名燦。原名傳燦。一字止山。江西贛州人。前給諫曾應遴之仲子。與南昌彭士望。林時益。同里。李騰蛟。邱維屏。魏祥。魏禧。彭任。魏禮。皆讀書甯都金精峯之易堂。以文章氣節相推重。兄晚弟紹。俱有詩文名。海內稱之曰三曾。而傳燦尤負經濟。爲其父所喜。方是時。唐王雖爲鄭芝龍等擁立。然芝龍跋扈不可用。湖廣督師何騰蛟。江西督師楊廷麟。爭表迎兵科給事中金堡。勸駕甚力。遂爲入楚之計。初汀贛間有峒賊。分前後左右四大營。一營中又有前後左右四小營。衆數萬。時出剽掠。號爲閩羅總。而前後左營目張安。驍勇敢戰。永甯王招之出。東復撫州。至是應遴以爲可用。請于朝。遣傳燦入峒。盡招之。傳燦激以忠義。四大營皆聽命。傳燦將率以救吉安。未至而吉安撫州相繼陷。督師萬元吉退守贛州。大兵遂圍贛。四大營救之。軍黃金高樓間。去贛十里。聲頗振。唐王璽書獎賞。賜龍武營。以其巨魁李春等爲帥。而璽書無他將名。有劉應馴者。忌傳燦功。謂他將曰。公等皆受撫。而書無公等名。爲春所買矣。他將怒。其殺春。將叛歸。傳燦聞之。急馳入營曰。璽書不能偏名等者。正指諸君言之也。且努力成功。則名並督師矣。何春之足云。反覆說譬。僅乃得定。而兵無帥。不相統攝。剽掠如故。民怨苦之。羣訴縣令金廷詔。廷詔曰。我烏能禁爾其

問諸招之者。遂羣毀應避居。于是督師檄龍武屯河東。廷麟內召過贖。見其危。仍召龍武還救。再戰再敗。遂逃散。已而贖破。已而唐王死汀洲。給諫歿。傳燦改僧服數年。友堅持之。因名曰燦。以筆舌觸口四方。樂蘇州之光福鎮。買一妾居之。僧萊陽姜實節爲鄰。光福在元墓山下。多梅。元末梅花主人徐良甫故里也。燦既廣交游。又鄰實節。四方之探梅者。莫不至。兩人更迭爲主。而符輿畫舫日益多。良甫不能過也。久之。選交游詩爲過日集。因以詩文游公卿間。燦性褊急。不能容人過。又使酒喜罵坐。以是游輒困。而晚矧相繼死。益憤懣無聊。罵坐益甚。人多畏而避之。所不避者。二三人而已。或勸之北遊。遂發京師。年六十四。子三。伯尙侃。仲尙倪。皆嫡出。季則妾所生。名尙倪。實節撫之長。乃歸贖。歸四年而死。雖娶無子。

姜實節字奉世。山東萊陽人。贈光祿卿瀉里之孫。行人垓之子。而禮科給事中塚之猶子也。崇禎癸未。塚以救熊開元。廷杖幾死。垓啣溺哺之。復甦。比下獄。又屢疏申救。得戍宣城。海內稱之曰二姜先生。當塚之戍宣城也。垓事監國魯王於紹興。俱置其家吳郡。明年魯王航海。垓歸。移居吳縣之光福鎮。先是大兵破萊陽。瀉里闔門殉難。垓配孫與焉。無出。至是續娶於傅。生一子。實節也。實節孝而端謹。與童豎兒女子言皆極莊。性好客。與人交有始終。不以夷險易心。年十二。父病。朝朝侍湯藥。惟謹。涕泣禱於神。及居苦塊。哀毀若成人。母傅以家難故。不欲生。動輒怒。實節借其繼配陳。委曲勸慰。乃能得其歡心。及病。衣不解帶。與陳各割臂肉和藥進。不效。娶母所嗜痰若血。期以身代。其至性如此。鼎革後。乘舉子業。從袁遠莊學易。當

是時。故家大族多不免。實節亦被逮。會主者憐其幼。得脫。而風波未已。有勸其進取以自解者。遂復理舉。業試萊陽。補博士弟子員。非其志也。事稍定。卽棄去。徐高士枋。隱上沙山中。不與世接。而獨與實節交。實節所饋遺。輒受之。以故絕食。則繼以糗糧。暇則持撲被相對臥。高士死。則經紀其喪。又慕易堂諸子之爲人。魏禧禮及燦入吳。皆深相結納。旣而燦亦居光福里。光福在鄧尉山下。山多梅花。實節及燦。更迭爲主人。然燦常遊四方。實節則足不出戶。以是賓客獨多。久之不能應。復居郡城。燦歿京師。遺札吳中故人。屬其幼子女。而實節分其一。撫之若己出。至弱冠。以易堂諸子言歸其宗。夔州唐大陶。僑於吳。賈文以活。而意有所不屑。困則衣敗絮行雪中。實節曲爲之所。復言於縉紳之賢者。館之家。或不合而去。則薦之他。若又不合。則又爲之調劑。必使之合而後已。初實節居光福。有良甫之裔某。任俠。傾身交實節。實節以女字其第三子。未及婚而某得奇禍破家。流陝西。或勸之絕婚。實節怒曰。平時與交。臨難棄之。不義。女已字人。而又奪之。則殺女。殺女不慈。不義不慈。是禽獸矣。而子以禽獸加我。何也。卒以女妻之。實節少時。遇淮陰陳某。狎妓客舍。卽拂衣去。某疑其詐。一日。匿妓密室。召實節至。而身自避去。頃之妓出。實節又走。啓其戶。則已扁。囚正色與之相對坐。詢其姓名鄉里。極歎其失身流落之苦。言未畢。妓掩面歔歔。悲不自勝。而退。丙子丁丑間。忽杜門臥。勸之百方。不肯起。問其故。不答。強之再三。則泫然曰。二妾之後。而浮沉若此。何起爲。臥三年歿。年五十一。子三。本洙。本濟。本渭。今爲吳縣人。而本渭爲長洲縣附生。

大瓢道人曰。青藜負才氣。奉世經。兩人若不相類。然相得甚歡。始終無間。蓋其所由來者舊矣。余亦撫青藜一女。而與奉世最密。故知兩人深。而傳之如此。

魏雪寶傳

魏耕。字雪寶。浙之慈谿人。其父魏公。攜耕教授烏程潘氏。久之歸。病歿。耕年尙幼。貧不能得食。學縫衣於杭州。潘見而載歸。教之讀書。崇禎間入烏程縣學。爲縣令李某所識。凌湖富人林某。有女。才美未字。而某以事繫獄。行千金請託。李曰。若識魏耕耶。能以女妻之。千金爲奩贈。則釋之矣。於是耕則爲林氏壻。鼎革後。披髮爲僧裝。來往江湖間。以詩名。方是時。同邑孝廉張煥言。聚兵海上。與鄭氏爲聲援。耕亦自負相交。又與先子。及湖州錢瞻伯。錢繼曾。潘廷聰。山陰祁班孫輩。爲氣節交。酒酣耳熱。對生客大言。無少顧忌。暇則作爲詩歌。大書屋壁。若釋子宮。指斥當路。又自占頭銜相標榜。或羣聚而哭。駭其閭里。閭里之人多怪之。然有志者則益加敬焉。江陰僧孔元章。本無賴子。每假氣節。取人財。遇耕西湖。一言投契。耕告以意。所欲爲。元章索三百金爲延攬計。耕曰。余安得此。然續曾廷聰輩皆富。於資可取而得之也。既於曹侍郎溶所聞其僞。悔之。而元章索之急。至相詬厲。耕怒。批其頰。元章輒詐爲耕札。抵續曾廷聰索銀。續曾覺其詐。命奴撻之。廷聰則以屬吏責而逐焉。元章乃發忿蓄髮。變衣冠。之鎮江將軍告密。壬寅歲。事下浙江。將軍何彩。逃治耕時客班孫寓山。聞之夜遁。所司率兵追至台州得之。歡成。林自盡。耕與續曾瞻伯廷聰皆

死而先子及班孫亦遷甯古塔。仁和顧豹文。屬所親收其屍。同林合葬西湖珊瑚寺後。以石表之曰。白衣山人夫妻之墓。久之。錢唐項溶。遷雲隱山後之大相塢。子某沒入官。歲癸酉贖還。不知所在。女一。嫁仁和孫宇台之子某。守其一硯。硯背有耕像。初耕與錢瞻伯選今詩粹。而附已詩於後。難作版燬。多不傳。甲子乙丑間。山陰周某哀耕與會稽錢蜜詩合刻之。而變其姓爲梁耕。

大瓢道人曰。雪竇先生。與先子同難。而未識其面。後雖見其所爲樂府。又不知其少時事。竊嘗恨之。歲辛卯。遇烏程鄭莛畦。始得其略。而錢唐項霜田。又告其埋骨之地。故取而次等之。若此。昔謝疊山當宋之亡也。賣卜建陽縣之驛橋。以自匿其跡。其却聘書詞甚遜。自稱爲大元之游民。而卒不免於死。况如先生者。其能免于雖然。先生與疊山並傳矣。

劉繼莊傳

繼莊者。吳縣人也。生於京師。遂爲京師人。姓劉氏。名獻廷。字君賢。慕莊子之爲人。故自號曰繼莊。繼莊爲人。眇其左手。然好爲大言。結客無所擇。年十三。從其父劉公觀程君房墨譜。有所悟。凡名物象數。俱能識其所以然。一日二十行俱下。三教百氏外國之書無不窺。其言天官占驗也。主人事曰。天不可驗。驗之人。若其書皆事後爲之。或影響附會。難信其言。應也。主西洋利瑪竇。以籌筆算。以三角測量。創爲驗氣儀。驗天地人之氣。不爽毫髮。其言樂也。主鄭世子曰。天地之有聲者。皆合律呂。惜吾壤一手。不能傳。可傳者

獨琴耳。然亦終無傳之者。其言理學。則主陸子靜。王陽明。其言兵則重火器。亦得自利瑪竇。其言文。則主左氏。漆園。言詩則主陶杜。而杜爲多。好爲之。然亦隨手散去。言內外丹。則曰吾少好外丹。無所得。每破人家。後乃得清靜之旨。然不能成也。言釋兼禪與教。曰吾幼閱藏。與錢侍郎語。侍郎皆知之。餘無可與語者。錢侍郎者。謂謙益也。他如道甲。霽卜。詞曲。制義。鉅衍之學。無不言。其博洽類如此。門下弟子。上白王公。下至乞丐。以千百計。不問其去來。吳三桂之亂。有招之者。繼莊匿洞西山十餘年。然後出。而其名乃大著。繼莊落魄無家。攝敝衣冠。隨所至。輒留。京師貴人。爭邀繼莊。直入。坐上坐。爾汝之。然不肯與之處。與之處者。多賣彘屠狗若佛老之徒。徐相國元文。聘修明史。食貨志。不應。然數日必一往。陰取三百年紀載。次第錄之。語人曰。此非其時也。必不成。而書聚於今。不成則散。散則不復可聚矣。如史何。吾錄之以待其時。否則自爲之耳。未幾。相國罷。書散。而繼莊本獨存。先是有滿人法寶。學詩於繼莊。後以他事敗。支解。事連繼莊。弟子張采書等。當死。至是繼莊爲之營救。得減戍。而從遊者多犯法。於是避之楚。窮三楚水利。著爲書久之。困。乃歸吳。忽食餅未半。鼻柱下垂尺餘。跣趺而逝。時年四十有五。所註左傳若干卷。三楚水利若干卷。其弟子雜錄其語若干卷。名曰廣陽雜錄。又錄其詩若干卷。子二。曰口口。皆困。其弟子葬之山之陽。會者千餘人。每春秋祭。弟子必會而哭。有生平不相識。拜其墓爲弟子者。

大瓢山人曰。余始至京師。卽交繼莊。聽其言。視天下事不足爲。余每笑繼莊。不以爲然也。夫甲寅乙卯之

間。繼莊能入山不出。要非無識者。而從遊者卒不擇。其得免於難也幸矣。

萬季野傳

萬季野名斯同。鄞縣人。父泰。與兄斯大。皆以經學名。斯同自其少時。受經於父兄。不爲舉子業。及長。究心史學。而於明事尤詳。凡三百年二十朝之實錄長篇。若稗官野史之類。無不覽觀。而得其因革盛衰之故。康熙中。開明史館。大學士徐元文爲總裁官。延斯同主其事。斯同爲人。白晢無鬚眉。恂恂若處子。然剛毅廉介。不可干以私。平居木訥。似不能言者。與之論前代興亡。君臣賢不肖。若事理當否。則侃侃然不作遊移影嚮之辭。設有撓之者。則必發聲微色。頭髮上指。與之辨論。必使其屈服乃已。否則怒。累日夜不解。方是時。元文得君。而其兄故刑部尚書乾學。總裁一統志館。有聲翰林臺諫。多出其門。兩家賓客以百數。然品望皆出斯同下。九卿百執事罷朝。伺候於兩家之門者。莫不過斯同起居而後去。斯同相對無一言。有問經史者。則以經史答之。否則手一編不釋。不問其爲誰也。亦不報謝。以是諸君子益重之。久之。元文罷。乾學移館洞庭山。繼元文者。工部尚書王鴻緒也。仍以斯同主之。而筆削與元文異。有勸之辭者。斯同曰。吾誓此三十餘年。今垂成而棄之。非吾志也。用不用聽之而已。卒留三年。啓禎兩朝列傳竟。又私撰宏光暨國隆武永歷四朝紀傳。未成而病作。遂歿。年六十五。斯同之在史館也。有講會。月一舉。及期。主會者。延季野坐泉比。講兵農禮樂之制。聽者率常數十百人。拱手而坐。兩旁無敢出聲者。平居或詢以史事。季野

則曰。某事在某架某帙第幾葉第幾行。君自往取。詢者如其言。無一爽。其博聞強記蓋如此。子一名世標。邑諸生。奔喪至京師。而鴻緒已遂斯同棺歸其家。明史紀傳紳稿。皆爲鴻緒所有。所著有補歷代史表六十卷。河渠考十二卷。歷代紀元彙考八卷。羣書疑辨十二卷。南宋六陵遺事一卷。崑崙河源考二卷。宋季忠義錄十六卷。石經考二卷。庚申君遺事一卷。廟制圖攷四卷。書學彙編二十四卷。歷代宰輔彙考八卷。周正彙考八卷。儒林宗派八卷。石園集二十卷。

大瓢山人曰。季野歿。余往哭之。同舍錢亮工爲余言。季野歿之前二夕。其奴夢明衣冠者數十輩。入中堂揖而去。最後有數人。不揖而罵。明日。其奴移榻臥中堂。夢如故。而罵者且入季野室。椎案碎椅。毀書籍而去。奴驚寤。視季野。而書果在地。頃之。季野歿。其說頗難信。設使其果然。則史真不易作哉。昌黎之畏而不敢任也有以夫。

張中丞傳

張中丞名仲舉。字儀山。其大父蕭公。姓蕭氏。江南蕭縣人。萬歷末。攜其婦張客遼陽。生子某在襁褓。而大清兵破遼陽。蕭公不知所在。張及其子爲鏗紅旗漢軍代子。張某所得。其子長。冒姓張氏。然張氏子姓。皆知其蕭氏子也。不甚遇以禮。年二十餘。娶於某而生仲舉。數歲。夫婦相繼亡。仲舉育於代子之長子梅勒章京某。其妻賢。待仲舉如子。其子廣東布政使張仲德者。以爲弟。使之就傅。然衣無帛。居無冠。出無奴。無

騎。仲舉竊自念。蕭氏子而爲張後。又少孤苦。常終夜飲泣不成寐。輒擊石取火起讀書。思奮發以歸其宗。仲舉爲人。魁梧端重。寡言笑。不與羣兒嬉。然機警能應變。仲德奇之。補文選司筆帖式。與滿洲筆帖式阿山同司。相愛。吏事畢。衆皆散。兩人者獨發故牒縱觀之。相與論議考案。不決者詢之。刀筆老吏。以是習知掌故。卿貳以爲能。久之。遷通政司知事。益暇。悉發奏疏而讀焉。取前史證其得失。而於用兵尤詳。凡士大夫之有譽者。必與交。以是益知大體。而習其威儀。每恥與同列伍。甲寅乙卯間。雲南。貴州。湖南。廣東。西。福建。皆亂。出京朝能吏從軍。仲舉得福建。丁巳春二月。知泉州府事。當是時。泉州初定。民多逃山谷。而鄭經將某復來爭。三月十九夜。仲舉方治案牘。某驟至。城內伏發。開西門迎之。仲舉急上馬提戈。會兵巷戰。久之乃退。流民亦漸歸。仲舉以泉濱海。而經日爲患。乃燒康親王請于朝。加仲舉光祿寺卿。入廈門撫之。經不聽還。戊午春閏三月。經發兵圍安溪。滿漢帥不敢救。安溪危。且暮且破。李學士光地在圍中。日馳蠟丸告急。仲舉發憤自募安南鄉兵千七百人。命隨征副將楊雲等從英隔嶺問道救之。尤地弟光益等亦率鄉兵合擊。安溪圍解。而經將劉國軒率衆數萬。水陸兼進。圍泉州。是時六月二十一日也。國軒勇知兵。以大砲擊城。仲舉懸職。被漬以水。若婦女綽髮以厭之。薄暮巡東南城。城不堅。仲舉立召晉江令沈朝聘。築月城四十餘丈。黎明工畢。而國軒砲墮其城十餘丈。以月城故得不破。馬無食。仲舉搜民間草荐。對而飼之。國軒並濠起敵樓。高三四丈。護以葦。窺城中。架炮臨擊之。仲舉曰。砲過高。第能擊遠。城無患也。乃撤當

炮處居民避之。及炮發。當之者。危樓傑閣皆壞。而城無恙。國軒益起敵樓。仲舉募死士數十人。裹塗以泥。人銜火煤。綿城。夜渡濠。色與土等。守者不覺。乃焚其葦。葦然。敵樓壞。因開門擊之。殺數百人。還。明日。國軒使人潛穴城。而別令人罵於濠。仲舉怪之。察罵者。自旦至日中。不易其處。視城下。若有出入。乃覆銅盆城上。伏而聽之。有聲登登然。急以長竿附鉄錐。從有聲處下。錐之。穴者皆死。國軒百計攻之。不能破。凡六十有四日。而救至。國始解。明年。遷按察司副使。守興泉道。修臺寨七十餘座。復東石。平石井白沙。以戰艦八十。從督總姚啓聖監砲。復金門廈門。而國軒不敢窺閩。仲舉之力居多焉。辛酉歲。遷山東按察使。會裁兵。兵盡甲持械。圍巡撫施維翰門。而譁。維翰嚙不敢出。仲舉馳至門。叱之曰。若欲何爲。曰索餉耳。仲舉笑曰。此易事耳。胡潤都御史。爲悉召之歸。坐廳事。取餉投於地。令其魚貫。自左入。前。釋械持餉。右出。廉得其魁四人。杖斃之。事立解。居山東九閱月。平反七十餘獄。考最。入覲。遷偏流布政使。遣人至蕭訪其宗。莫有知者。欲自言以復姓。而仲德之母待之如子。方迎養官舍。不敢言。乃欲陰以一子居江南。爲蕭氏後。而求其可恃者。久之不得。而巡撫福建矣。初至。卽毀胡天寶淫祠。請於朝爲米子後。再襲五經博士。以民久苦兵務。寬大以休息之。福州六降將。烏合數千人。伏城東十里外。城內應之者且萬人。將以某日夜三鼓舉炮。則內外起。殺巡撫將軍。而據城反。仲舉偵知之。薄暮。已然燭矣。方與客飲西齋。密遣守備方某。降將黃圭。蓋陳天佑。縛反者六人。至而飲如故。明日。衆駭散。斃六人。投之江。餘悉不問。其應變多如此。先是福建布

政使張汧。遷湖廣巡撫。代之者張永茂也。永茂以帑未清。欲留之。仲舉怒。自遣汧去。而謂永茂曰。不足在我。及核之。不足者八十七萬有奇。列侵盜與連坐者得百十四人。而仲德之弟仲信與焉。時爲雲南布政司。參議督糧道。仲舉踟躕久之。不忍發。而力不能償。永茂持之又急。不得已。借用兵故。奏免民賦一年。取其已入者償額。而仲舉所劾安溪令孫鏞。罷官歸。挾其事索金。不應。鏞訴戶部尚書蘇海。海索金。又不應。海怒。奏遣刑部郎吳衡泰等按之。爾泰至。與以三木。民幾變。事聞。戍爾泰。更遣阿山偕內閣學士郭世隆。阿山時爲戶部侍郎。傾身爲之。與世隆忤。世隆案仲舉死。壬申秋。讞於朝。明日。將赴西市。夜置酒請室。召其客楊賓共飲。賓涕泣不能仰視。仲舉曰。嗟。某朝廷大臣也。君亦奇男子。何乃效兒女子哭泣。因其論前史。人臣之不得其死者。以爲笑。飲畢。奴持殮衣至。仲舉一一取視之。乃與賓盥漱共臥。賓目不交睫。而仲舉酣寢達旦。明日朝廷以其守泉功赦之。居無何。朝廷親征噶爾旦。仲舉運御舟以行。還授六品冠帶。仲舉居家嚴肅。雖盛暑必衣冠。無聲。使不輕入內。而遇張氏子弟厚。人人得其歡心。願以顯時不得復其姓。常恨之。婦卒。思婚於蕭沛。無當意者。乃娶丁氏女。繼之。丁吳女也。吳與蕭同行省。遂謀所以居吳者。會其子。萬鑑判甯國。而阿山總督江南。甯國蕭與吳。皆山所制法。父從其子之官者聽。因欲就萬鑑與山謀。未行。卒。子四。長卽萬鑑。次萬石。次萬家。次萬俊。至今皆姓張氏。隸鑲紅旗漢軍。

雄胡孫者。山陰湯濱人也。姓秦氏。不知其名。幼卽僑予鄉。販瓦炭。或爲人傭。與人語。每喜踴躍。或戲之曰。子豈雄胡孫耶。遂以爲號云。胡孫爲人醜黑。長七尺。有膽力。能兼食飲。與人不歎曲。好義行。所居近余家。召之傭。能盡其力。以是余值獨厚。暇則飲之酒。不爲限。後乃有事卽佐辦。勿受值矣。子所居無鄰。父又讀書他所。每有大吠驚。胡孫夜起。則持擲叉繞宅。聲朗朗然。遇風雨。巡益力。且乃止。如是者數年。暴客勿敢犯。壬寅。子母將隨父遺甯古塔。載所有。四鼓渡王燒湖。遇盜十餘人。薄船。胡孫在船頭。持楫擊一人仆。一人揚刀。又擊之落水。子母急呼曰。勿鬥。奪其取可也。胡孫勿聽。乃羣逼胡孫。胡孫不支。稍却。盜躍過船。砍傷頭臂。血汙舟楫間。因恣掠而去。家人以胡孫死矣。及明視之。尙有氣。乃求下方寺僧。敷以膏。復活。子母憐其效力久而得死也。漸行。爲娑婦以報之。先是。胡孫有鄰人病死。羣少年舁棺司馬墩。夜還。忘其扛。方僵猪頭熱酒。將聚飲。雷雨作。胡孫適至。因與賭。曰。若能食盡此。往墩取杠木。明日與若一金。食不盡與不能取。則倍猪酒食我等。胡孫勿及應。卽燈下擊猪酒。脫衣縱喫。食盡。撫口出門。須臾曳杠木。淋漓擲墩下。然終以此得病。及疾篤。謂其妻曰。吾受楊氏厚恩。不能報而死。抱恨地下矣。如年夫。山陰野史曰。三黨中受于父母恩者多矣。壬寅之禍。類皆掉頭勿顧。若恐澆。求如雄胡孫之奔走先後。誓不顧身者。蓋不一二數也。語曰。疾風知勁草。又曰。一死一生。乃見交情。信夫。

九有公家傳

九有公諱懋經。達懿公次子也。生五歲出痘。痘多。醫者勿治。數日死。瘞埋舍旁隙地。地方大旱。經宿。乃從雪中出。號呼索食。燒羊肉。七八歲左右。輔牙長寸許。脣弗能蔽。索孺人怪而惡之。達懿公曰。異相也。當貴。李孺人不以爲然。呼過路醫藥而鋸之。與凡齒齊。達懿公驚曰。惜哉。失侯封。其止於三品乎。公爲人麻面黑醜。目若炬。光燿耀射人。小時絕慧。而不好書。讀至論語。慨棄去曰。我弗能爲窮措大。及長。長八尺。輕矯絕倫。兩手如鉄。握拳推牆。牆輒壞。又能聚氣。胸脅及喉咽間若塊。自反其拳擊之。瑟瑟然。諸武事無不學。而于騎射尤精。常出入關塞間。數月或經年不返。莫有知其所爲者。以是不爲父兄所喜。歲乙酉。北方初定。受墨勒根王檄。徇河西務。還遇兵部侍郎金之俊于道。立馬語不合。怒拉其臂。之俊將執之。公曰。是不過使我不爲官耳。遂棄檄南還。會達懿公卒。從府君治喪事。哀毀病。墨勒根王使人召之。不往。當是時。故明魯王稱監國於甯東。兵破走。餘衆保山海者。皆以白布纏頭。號白頭兵。掠村落。或至富人居索餉。其帥王三張飛。遣所部傅羅蔔索余鄉。公病初起。聞之。挾刃往迎。遇於土穀祠。殺之。又殺其從者於車頭。王三張飛怒。將復讎。公集鄉人告之曰。白頭來。非自圍練不可守。吾爲若長。若聽吾約束。莫吾違。衆皆唯唯。於是選三百人。各持長柄鉄叉。或斫竹木爲械。夜耀兵。人蒸火三炬。分持之。照徹數十里。望之者莫能知其數。王三張飛懼。不敢逼。服闋至京師。與俠客李東湖游。漁色得惡疾。知必死。買一棺生臥其中。命僕李五昇而南戒曰。氣絕卽蓋。無事殮也。至德州裝盡。李五貸故人胡翁所。翁能治是疾。藥之得不死。凡臥棺中。

四十一日而出焉。復至京居。頃之中丞張忠元撫江蘇，招公爲將材。至則湖州錢應魁嘯聚太湖，殺副將陳某。忠元檄公權大營總游擊，數月擒獻之。授公崇明鎮中營千總。未行，總兵梁化鳳卽檄公權中營守備。崇明在海東，爲江南北門戶。方是時，鄭成功率舟師四十萬，由崇明而北。化鳳不敢拒，縱之行。行未盡，公方渡海到官，或告寇在中流，盍避之。公叱之曰：「正吾立功時也。何避爲？」乃乘風縱擊之，奪水鎡船十餘，斬獲數百人。未幾，成功破鎮江，進逼南都。江南總督郎廷佐檄化鳳救之。化鳳率所部將佐及公，以四千人，比入城，成功圍之數重。江絕，救莫至。總督以下皆股栗，無出聲者。化鳳所部兵屯校場中，以其少不足當敵，絕勿問，會積水沒脛。化鳳居小樓，日飽食高臥。公謂他將曰：「數百里召我等來，而死我等於此乎？請相與謁主帥，戰死無怨。」他將皆目笑之。徐曰：「君素健，第入言之。」公入言，他鳳不可。明日復言，化鳳堅臥不起。明日又言，化鳳漫應之曰：「汝自往請郎公。」公疾馳見廷佐，願得開門出戰。廷佐曰：「爾爲誰？存識公者。」此卽擒平湖盜錢應魁者也。廷佐乃曰：「公曰：爾誠有膽，然此非應魁比。吾亦萬無開門理。毋多言。」公奮然曰：「請得自城下勝，則開門助其勢，不勝，則棄之何如？」廷佐壯而許之。乃夜遣所部三百人，旦日蓐食，分立儀鳳門內，而自與死士五十人，人背兩旗，乘城當是時，成功將卒以爲坐受城降耳。伍弗覺，或起或臥，公見之喜，相率躍下以背旗，故得不墜。大呼奮擊，敵不意其卒至，驚亂而門內三百人亦出，合擊殺數百人。於是廷佐化鳳以爲勇，委以軍事。明日率數百人出，他門擊之，復大獲還。廷佐議合衆出擊，公曰：「敵衆

今必備。須伺隙乃可。南都神策門臨江。自國初至今禁勿開。而成功中軍在其外。六月十七日。成功生辰。置酒大會。先是成功帳下有徐福者。犯法懼誅。降於化鳳。輸其情。至是化鳳言於廷佐。命公開禁門。摧其中軍。中軍破。遂大亂。爭赴江死。成功奪路走。斬獲無算。而他將多無功。化鳳強分之。及論功。梁化鳳世襲阿思尼哈番。遷江南提督。他將遷總兵副總兵參將游擊有差。而公僅以崇明鎮右協右營都司僉書。戍上海。王寅歲。覃恩封贈達懿公及公。皆爲懷遠將軍。李孺人及薛孺人皆爲淑人。公不學。然事李淑人如嬰兒時。每夜坐淑人牀下。數生平以爲樂。淑人或不悅。卽長跪不起。或獻果餅。或演劇。必笑。而後已。淑人疾。藥必親嘗。飲食必親進。有所痛苦。必親爲撫摩。通夕不解衣。府君坐魏篋獄。將出塞。公號泣數日。知不可救。乃爲府君治裝。凡衣裘布帛絲絮斧鑿刀錐釜鬲之類。無不備載。淑人親送府君於吳。而留寶寶等軍中。凡同府君居。若羊孺人。君實公。吳孺人者。皆依焉。食指率常二十。俸薄不能給。令奴爲商。或貸於化鳳以益之。兄弟之子。衣冠食飲。與己子同。朔望歲時。寶率子弟習禮於庭。公見之。必喜。奴安得若輩長大。吾門也。賓朝夕出入。則必呼曰。汝父母安在。記得閨門哭別時否。遂相與涕泣。其孝友蓋如此。己酉。所部兵裁遣。戰艦揚州。明年補崇明左協左營都司僉書。頃之。遷廣東惠州。

范孺人傳

范孺人。會稽范端靜公第二女。端靜公。岐山公長子。萬殊之壻也。於達懿公爲內兄弟。方孺人產時。端靜

公以其女也。將溺之。達懿公至曰。吾以星家推之。此女賢且壽。幸勿爾。他日配吾子。蓋吾安城府君生纔四十日云。年十六。歸府君。簪燈縫紉。伴府君讀。夜半勿休。明年。府君補紹興府學生。當是時。李淑人常從達懿公京師。儒人操家政。闢大好施與。能繼李淑人志。不留餘資。府君又重氣節。好交游。懸一磬於齋門。賓至擊之。一則茶。再則果餌。三則飯。府君之擊無虛時。儒人咄嗟以應。豐潔新鮮。每爲一郡冠。以是資益至。而家益貧。壬寅歲。府君坐錢魏獄。徙甯古塔。法徒者必借其偶。宗黨以資等幼。買一婦將代儒人。儒人曰。甯棄我子。不棄我夫也。遂同府君行。而以所買婦配雄胡孫。雄胡孫者。秦其姓。常傭於家。不取值。又送儒人過王姑湖。禦盜。傷其顛。得不死者也。府君初至甯古塔。無以爲活。儒人取鷄鵝油爲餅。市以佐之。又勸府君授滿漢子弟書。府君性嚴急。稍不受教。即撲之。又不任勞苦。儒人則代爲督課。而濟之以寬。府君剛方負氣。與鎮將軍及僑輩語。一不合。輒瞋目慢罵。或以手批其頤。儒人陰以飲食針黹結其妻。以故受府君辱。卽甚不堪。而無他害。遇佳日。坐牛車。命童子御以出。諸鎮將妻若女。望見之。爭相邀。過其廬。扶居南坑中。割雞豚。舉酒爲壽。有邀而不得者。則以爲恥。是時。府君率季弟龍爲賈。資已饒。儒人以人篋膏貂皮進李淑人。及故鄉親串。舅氏桂庭公醫。得徒膏盡一餅。煮而飲之。眼復明。辛未冬。府君卒。賈請於朝。得破例歸葬。儒人悉散家財。單車就道。寵有難色。儒人曰。汝長兄在南。憂凍餒耶。甲戌春。旣葬。府君於吳。儒人歸故里省墓。宗黨問巷無男女。莫不出觀。攜酒食相勞苦。儒人則徧慰其家。遺以塞外物。居半歲而後。

行一二歲思之。則又歸。十五六年中。凡三歸故里。而宗黨之貧者。每以省孺人爲名數。數來。來則多冬葛而夏裘。寡衾獨。孺人見卽蹙額。爲之經營。必改觀而後已。資糴於資。或不卽得。孺人則掩以所臥具與之。而來者日益多。瀕行。且必持券稱貸。不能應。孺人則踟躕者累日。曰。不意吾子之貧若此也。歲乙酉丙戌。賓在福建。巡撫李中丞幕。每以土物附節使。馳驛獻孺人。孺人食之甘。丁亥春。中丞卒。賓扶其棺歸。孺人哭之慟。曰。從此不得九頭柑矣。恆鬱鬱不樂。而仲弟寶暴卒。其繼婦馬繼之。其幼子瑜次子瑱。又繼之。孺人心遂傷。十月五日。府君生日祭。孺人謂寶曰。去年此日。汝弟親執爵灌獻。今奚在。嗚咽不成聲。晚而脾泄痢。痢止復泄。久之。體盡腫。治之百方不效而卒。蓋年八十有六云。合葬府君園山之阡。

仲弟楚書家傳

楚書名寶。安城府君次子也。生五歲。府君同范孺人戍甯古塔。從賓依叔父九有公上海軍中。年十四。九有公卒。又從賓扶九有公輿歸山陰。方是時。府君孺人在塞。九有公新亡。薛淑人寡。食弗能給。賓窮窘。莫知所爲。謀諸族子璋及後菴尼行先。得升米。束薪。椀筋二。釜一。乃和泥爲甕。寶淘米。寶炊薪。溼勿肯然。煙恆昧其眼。淚淫淫下。及飯熟。僂不可食。又無羹。乞。羹少許。相對就咽之。如是以爲常。未幾。薛淑人命賓索。述杭州。賓不能獨灼。就食行先所。明年。學爲圃不成。又棄去。明年。從賓依蘇州張嗣位。使之學錢穀。又不成。乃入福建。從總督尙書姚公啓聖軍。與諸滿人處。稍稍習其語。若書。寶爲人偉岸。長七尺。鬚上出戟張。

性孝而友於。其在福建也。年已二十許。忽自念曰。吾父母安在。而暇從軍爲。卽日辭尙書行。時賓將客肥城。乃相從至肥。假裝出塞。省府君孺人於甯古塔。居久之。益習滿書。明年。府君命其持參貂至京師。有所圖不就。叩閭訟府君寃。遭黃衣人鞭撻幾斃。而名動京師。賓任俠。冠劍裘馬。見人輒與之。人有急不問可否。必就身相救。以是京師人爭趨焉。賓婦朱田之兄仁及其妻。相繼死。玉田。其子緯。爲人樵蘇。賓自往求得之。傾馬七歸。賓婦言於其父朱公。以其季女字之。後二年召之婚。乃從江南海關工部員郎常壽還蘇州。己巳春。天子初巡浙江。賓叩關於望亭。願以身代戍。天子駐龍舟自啓牖。問曰。爾父何坐。對曰。坐叛案。天子卽圖牖。龍舟去如飛。賓追之。爲緹騎所撻而止。明日至蘇州織履橋。又同賓訟之。天子見賓。識其面。不顧而去。未幾。負海關幣。爲壽所持。至狼狽。會壽使西域。乃免。明年入京師。府君年七十。賓遣之出塞。尅期爲壽。其行也。與侍御李公業偕。業至瀋陽病。寶藥之數日。乃愈。不能騎。爲之買車。五日乃得。又甯古塔。廔砲手。載其孥還。無繙。訴於賓。寶攜之行。至柳條邊。驗繙不合。邊吏阻之。寶單騎返瀋陽。呼所善滿人與邊吏語。乃得行。及至甯古塔。失期。府君怒。不令入。鎮將爲之請再三。得見。及府君卒。扶輿還。則又攜流人某官奴婢某某等十七人。竹之已葬者數十具入塞。過玉田。視其婦之奩金某於虹橋。而某子鬻玉田旗人爲奴。方悲思。寶貸客金。反走百餘里。強贖而歸之。其生平類如此。賓旣葬府君。食指衆。寶不自安。思經營以相助。日偕其友走四方。日益困。賓乃令以滿文教授。翰林之習滿文者。爭從之游。先是寶從軍福

建以功得左都督告身。初甚喜。既求仕不得。又日與公卿大夫羣居。則又恥之。禮部尚書韓公棻曰。君非武人也。胡不以文事進。則又輸粟入辟雍。更名實。字曰楚澤。而又不欲爲制舉之文。以是卒忽忽無所就。辛巳冬。范滂人八十。歸擗。遂不復遠出。丁亥六月二十八日。以疾卒。年五十一。原配朱氏生二子。瑋。珩。瑋。再娶馬氏。所著有滿文類書若干卷。詩一卷。

黃復庵墓誌銘

亡友劉子繼莊。數稱其友張采舒。及其門弟子黃宗夏。好學喜任俠。賓既見宗夏於京師。信繼莊之言不妄。繼而宗夏之尊君復庵六十。爲之稱觴。見當世名公卿所爲詩。君交乃知。宗夏之好學任俠。皆君有以啓之也。歲己丑。君歿。葬有日矣。宗夏請銘其墓。賓不敢辭。君諱家祉。字君愷。姓黃氏。復庵其別字也。世居歙之潭渡村。從其父徒吳。遂爲吳人。君少倜儻豪放。視天下事不足爲。不肯屑屑就舉子業。裘馬微逐。無虛日。甲寅乙卯間。爲其仇所陷。繫長洲縣獄十四年。獄中疊石爲小山。種竹木。織盆尺。鑿池其旁。通路釣。養魚以自遣。會采舒亦以事繫。相與講經義讀史。日夜煇煇不輟聲。因多怪之。而兩人者白若也。事既白。乃擔筇躡蹻。徧歷齊魯燕趙京索荆楚之間。無所遇。鬱鬱不得志。慨然入堯峯。結茆以居。久之。移九龍山。日蒔花藥種蔬果。不復入城市矣。初君既出獄。采舒論死。以妻子相屬。君養之別室五年。采舒減戍西安。乃歸之。其任俠類如此。宗夏既師繼莊。一日談易君所。君大驚曰。此非小子師也。卽北面事之。繼莊歿。弟

子會葬者千餘人。莫不以宗夏爲歸。而一切禮饌錢帛。經紀出入。唯君是問。己丑春。君以疾卒。享年六十有口。宗夏奉君之柩。於某月某日。歸葬於歙縣二十三都九圖塔子山仙人橋之祖塋。祖諱循格。太學生。父諱世深。皆不仕。母鮑氏。繼母江氏。娶方氏。子男一人曰瑚。宗夏也。宗夏嘗誦君之訓曰。學問如登山。第一層峻嶮。方得見一層境界。克欲如浣衣。用一點力量。方去得一點汚染。又曰。一勺之泉。有源以繼之。可以至海。一星之火。有薪以助之。可以燎原。又曰。待君子當嚴。待小人當寬。待小人之君子當恕。待君子中之小人當隱。嗚呼。是誠繼莊之老友也。不可不銘。銘曰。

師繼莊。知剛柔。友采符。忘憂囚。子宗夏。廣交游。三者得。復何求。山蒼蒼。水悠悠。藏於此。如歸休。

陶甄夫小像題詞

予幼遭家難。備四方。風波險阻。顛蹟飢寒。極生人之變。每當文酒之會。談及生平。輒嗚咽不能止。苟非臭味相投者。聞余言。往往以爲不祥。而去矣。已卯夏。遇楚江陶者於武林官舍。聞余言。不以爲不祥。且若有感者。問其故。蓋陶者之生平。大略與余等。其遇於武林也。予以刑名儲。陶者以詩文書畫儲。儲之暇。偶而談。花之晨。月之夕。風雨晦冥之時。莫不共之。當其莫逆於心也。則相視而笑。其或酒酣耳熱。拔劍斫地。歌既同歌。哭亦同哭。嗚呼。豈偶然哉。往在燕山。月集同志爲講會。其歌哭與予同者。莫若大復山人。今乃又得一陶者。陶者氣靜而思深。識高而守固。與山人相伯仲。予獨恨陶者不獲與於燕山之會。又恨山人

不獲聚於此時。使我三人者。鐘燈風雨。歌則同歌。哭則同哭也。因題陶者小像。書此以寄慨云。

跋錢幼青畫卷

亡友莆田余曼翁。往爲余言。有雲間錢幼青先生者。著秦中小紀。述秦蜀間事甚悉。予索觀不可得。耿耿於懷者十餘年。戊寅春。入曲江中丞幕。中丞公好書畫。座上客以畫名者。不下三數家。中有鶴髮一翁。時作山水半幅。煙樹氣象。如探微北苑。幾無筆墨之跡。間或潑墨淋漓。爲長松古柏。鉄幹銅柯。則又往往得梅花道人意。心竊異之。旣而問焉。則吾幼青先生也。夫先生幼遭喪亂。蹂躪戎馬間。備嘗艱苦。今雖時移世換。酒後耳熱。猶能聚米畫壘。言秦蜀間形勢。其經濟之學。當必有過人者。而願僅僅以畫顯。何歎。昔王逸少遣殷謝書。上會稽王楨溫諸牋。其於軍國大事。識力甚遠。而乃以書掩其所長。予嘗讀史至此。爲之三歎。今先生秦中所紀。與逸少諸牋相較。未知孰勝。而馳譽丹青。沾沾自喜。掩其生平所長。則有今古一轍者。使曼翁而在。當不知如何惋歎也。因先生屬題畫卷。輒述數語於後。亦見予之所以重先生者。在彼不在此云爾。

書姜行人傳後

吳門虎邱之旁。有萊陽二姜先生。祠祀給諫如農先生。與其弟行人如須先生。蓋給諫以拜杖垂絕。而行人則含溺哺而活之。且疏清代繫者也。予往與行人嗣君奉世爲昆弟交。因得時拜其祠。且爲詩以弔之。

而秦餘山人所作行人傳。則未之見也。歲己丑。奉世歿且十餘年。其季子倫周出傳示余。余肅衣冠而讀之。讀未竟。淚淫淫下。嗚呼。何行人所遭之不幸。至於如此之極也。當崇禎之季。內則若父若弟。若其室人。一門二十餘口。殞難於家。外則其兄觸忤其奸。血肉淋漓。一生九死。因繫於獄。不旋踵而京城失守。社稷爲墟。而行人則蓬首垢面。毀冠裳。變名姓。竄伏於東海寂寞之鄉。而卒抑鬱以死。嗚呼。何其所遭之不幸。至於如此之極也。而後之人。顧以其孝友純篤。爲之立祠。爲之作傳。爲之稱道而歌詠之。此豈行人之志也哉。雖然。世風日薄。倫理之不講久矣。得山人是傳而讀之。以想見其爲人。而因以警夫世之不孝不弟者。則此一傳也。其於世道人心。豈曰小補之云。

與甯觀察書

魏晉人書。皆有筆法。筆法精微。雖皆秘而不傳。然莫不以指實爲主。自唐人鈎摹影搨之習起。而筆法漸壞。歐虞顏柳諸公書。遒勁堅樸。肉少骨多。猶得古人遺意。河南專取右軍媚趣。當其得意揮毫。四五兩指不無微動。若北海則全失古意矣。而宋米以後之書家。多從北海入門。米稍學褚。而偏學其病。惟魯直公指顛不動。又不甚堅實。是以不能沈著痛快。出諸公之上也。余幼卽觀筆陣圖。講求筆法。然所習止曹娥黃庭。不能會通其意。長遂廢規折矩。出入米董之間。取悅時目。旣而得聖教序與福碑。復習右軍行書。而波瀾點豎。學之百方。卒不肯沈思久之。覺其病在指動。因搦之至緊。令勿動。十雖得二三。而執筆不遠。拘

牽窒礙。殊不得力。又取筆陣圖所謂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。行草去筆頭三寸一分者。而試之。則腕肘俱懸。十或得五六焉。雖然。未易言也。指之實者。必聚一身之力於五指。搦之幾破其管。然後可以言實。然五指並用。則又無統率勢。必一指不實。莫若專用大指。大指實。則四指皆聽命矣。而再加以凝神定氣。意在筆先。寢斯食斯。積力日久。書之爲道。其庶幾乎。

附楊大瓢出塞省親詩文卷

奉送可師誼兄出塞省親序

可師之父安城君。流寓古塔。母亦從往。甯古塔去京師四千餘里。近長白山烏龍江。中土之人。非流不至。可師將往省親。傷其行。皆賦詩送之。謂余善爲文。請贈以言。嗚呼。蓋亦難乎其爲言矣。將道其征途之遠乎。非行役也。將美其孝思乎。非就養也。將幸其晨昏之得遂乎。非恆省也。朋友之愛。莫能助之。朋友之忠。莫能益之。則且奈何。詩曰。仲山甫永懷。以慰其心。則亦慰之而已。昔者魏雪賢健允武。爲奸僧誣。致於反獄。允武自獄中以書屬之安城君。曰。以幼子累君。其書爲遷者所獲。訊允武夫婦。安城君所在。刑極慘毒。終不言。允武夫婦。爲安富年少子也。其義固足尙也。安城君聞之曰。彼能信我而屬我其子。今以我故。幾死於刑。是速其死也。遂自詣獄。獄成。流寓古塔。夫委身以急友難。豈非天下之義士哉。士而不義。雖生何爲。安城君足以俯仰無愧矣。此其可慰一也。安城君傑士也。其才無往不利。彼守疆之將軍。尊之爲上客。軍中之事亦嘗諮之。彼土民人。凡有爭訟。輒就質之。一言畏服。不復相爭。其在彼也如是。箕子之風。管甯之跡。於今猶可睹焉。此其可慰一也。安城君之季子。生於彼土。教之讀書。有俊才。將軍召入幕府。凡章奏文書。皆其手澤。安城君嘗采山校獵。多得人參貂皮。與中土之賈爲市。致富累千金。營田園。結婚姻。長子孫。亦足以自樂矣。此其可慰一也。今之人宦游遠賈。有沒身不歸。而子孫不得終養。送死者多矣。何必異

役乎。可師兄弟年少力強。能狎鞍馬。冒霜雪。可以更休。迭出往來無間。非長辭永訣者也。此其可慰一也。可師行矣。往見父母。不能久留奉養。當復旋歸。父子之間。詳味吾言。勿復憂思抑鬱。各傷其心。傳曰。俟河之清。人壽幾何。又曰。人生安樂。不知其佗。此吾區區送行之意也。復何言哉。己巳三月二十五日夔州唐大陶序。

人子之事親。不可以無才。無才則事不克濟。尤不可以徇名。一慮夫名之不立。則爲己之心。轉而勝其愛親之心。山陰楊可師少時。其父母罹禍。戍甯古塔。乃依其叔父居上海。叔父卒。奉其祖母。絜少弟居吳門。先後應募。肥城秀水兩地。得糶以爲養。受室以爲家。久之。弟年長。可師撫之而泣曰。弟可持家奉大母。我其行矣。弟曰。家倚以給者。兄也。弟不能。弟請先往。而塞外之書疊至。戒可師勿往。且曰。我子肩我任。而事我母。更十於事我。於是可師不敢行。其弟遂往。留一年而歸。厥後大母謝世。葬之。馳至塞外。書回。仍不許可師往。命之營菜田。安家室。而後可。可師乃於五六年內。爲弟娶婦。育其二子。買田數畝於山陰。以供祭祀。買數屋。櫛田一頃於吳。以贍其眷聚。於是辭秀水幕。以明年己巳春。假裝爲塞外行。蓋離其父母已二十餘年矣。峴山朱謙素。與可師同學相長。於其前日之行。苦語止之。今值其治行也。則又聞而喜之。止之者。欲其善體父母之心也。父母豈不欲子之一見。然其所欲有更切於此者。故欲其善體之也。喜之者。喜其能體父母之心。其志已達。可無貽父母慮。而今乃得盡人子一己之心也。使當日者。置其大母弱弟不

願。不問其家室。而毅然一行。其於一己之心則得矣。奈非父母奉親善後之心何。可師之宛轉以成其父母之所欲爲。而後敢爲己之所欲爲。此豈無才者能之。親孝爲亟。已孝爲後。此豈徇名者爲之。嗟乎。人子之孝其親。處無可如何之勢。猶不敢以一己之心任意行之。然則士之立身處世。其可以纖毫之私礙其心腑。遂至蹈名失實耶。可師將行。謹爲之執爵以賀。可師泣曰。我離父母二十餘年矣。奚賀。謹曰。人有父母而不能爲父母之所欲爲。雖日侍左右。猶萬里也。子何嘗離父母耶。所離者身形耳。身形之孝易。無形之孝難。天下之聊且塞責於形跡之間者多矣。豈足以對神明而愜幽獨乎。子之父子。越二十年。得再相聚。前者判若兩世。隔若兩生。今則兩世而合之。兩生而一之。是天下之至欣幸也。可勿賀耶。謹也不祥之人。無足比數。求如可師之離而能合。豈可復得。猶憶辛酉歲正月。上元日。可師索觀我文。見我先妣行述。謹誦之而哭。可師亦哭。哭竟夜。當是時。可師之心。以爲有父母而奈何與無之者等也。今則相去何如也。謹實不孝。有愧天下之爲人子。而於可師又重愧也。我無可師之不幸。而竟終其身於不幸。可師無我之大不幸。而卒至於大幸。其相去何如也。於其行也。以言序之。蓋深慕其行孝於名與形之外。而其才又足以有爲。非謹之所敢望也。可師道兄省親塞外。序以送之。岷山同學弟朱謹頓首拜撰。鹿城弟方廷喜拜書。吾友駕言萬去去之遼陽。遼陽隔中州。道路萬里長。親戚聞君別。感歎羅酒漿。妻子見君行。顛倒登行箱。君何不一顧。出門慨以慷。甯不畏修阻。所思在高堂。高堂亦何辜。永戍沙漠鄉。去時君幼小。君今已方

剛生雖三十年。欲往不得翔。茲日復何日。江南春草芳。春芳能娛人。行子心有傷。引領望寒門。翻如歸舊疆。執轡著短衣。控弦學挽強。惜哉文儒士。變服馳遐荒。遐荒多戰地。至今血元黃。鴨綠暮流漸。巫閭朝積霜。四顧絕徒侶。全賴僕馬良。子身卽親身。自愛固所當。若翁頭已白。傳聞且安康。及時去晨昏。半菽亦可將。但恐乖別久。顏面兩相忘。以君勤訪求。當不慮參商。我有綠綺琴。朱絃爲君張。一鼓出寒吟。白雲盡飛揚。我有雙龍劍。淬鏘奉君藏。一指邊月明。會合生輝光。琴劍豈足貽。聊識字衷腸。衷腸獨余知。歌之猶未詳。揮手送君已。佇立影徬徨。盼望三秋雁。君歸好同行。奉送可老道。兄出寒省覲。并請教正。黃山同學弟汪撰拜草。

己巳三月望後之四日。余始識可師於澹洋汪子游舫中。一見知爲奇士。因而相敘於山崖水澗者閱四日夕。其間連牀促席。把臂論心。殊足稱快。竊謂後此可以納交。備後四友之數。不料可師假裝稅駕。就道甚迫。端爲萬里外省親二老人於黃雲白草間。以展二十載嚮慕之情。爲尤汲汲耳。由是益知其乃翁安城君之義於爲友。而可師之孝於事親。仁人君子。皆近世所罕觀者也。豈容交臂失之。但余素愧無交。且匆匆不遑有所將贈。而澹洋適以出塞篤屬書。以寵其行。余遂喜不自勝。以爲藉此得附名於諸名公之後。且表見惓惓願交之意。又何必專有所據。適招續貂之誚哉。於是吮毫展卷。樂爲之書。并識數語。以俟可師返旆。作訂交之券云。至若可師萬里間關。勇於行投。自由純孝篤性所必致。豈尋常游歷輩可與同。

日而語。情事備見於諸公文筆中者。殆無遺蘊。余又何能復贅一詞。吳門同寓弟劉肇基書并識。
高里。疎觀出漢關。黃雲一望慘愁顏。三秋易合楊花渡。百譯纔通木葉山。曉起西風吹馬鬣。夜來明月滿
刀環。精誠知爾回天地。好奉蕭蕭白髮還。己巳秋仲節。曾奉送可師先生出塞省親。并求教正。大陵同學
弟張含章稿。

風吹柯草亂明馳。長白山頭雁不過。今夜思親何處宿。夢魂先渡大凌河。一拜庭幃淚不乾。隔牆鄰舍盡
驚看。從容欲識椿萱色。頭白遼東管幼安。己巳中秋前十日。偃言二首送可師先生出塞省親并正。南州
研弟徐濟。

余閉戶侍兩尊人。菽水未嘗出交天下士。今歲初秋。叔祖小謝來京師。與楊君可師時時過從。始卽之。知
其爲練達才也。既而把臂天下事。則經緯縱橫。細入毫髮。批竅導隙。皆中肯綮。余心善之。謂此固願交者。
後復出其遺懷五十韻以示余。捧讀之。不覺潸然泣下。因問其事之始末。楊君涕泣爲余具道之。且曰。吾
不得侍我親將三十年。今見公家父子。吾不知涕之何從也。絕塞萬里。冰霜匝地。楊君膏車秣馬。來就余
別。將出塞省其尊人。余不覺爽然自失也。余旣送其行。因敘其締交之由。而送之以詩。至其尊公義俠動
天地。可師孝思泣鬼神。人多道之。余不復贅云。

千古賢豪光史冊。不逢憂患不成名。明時竄逐終何恨。嵐有高風待後評。關山跋涉豈求名。義俠當時憾

未平絕塞雁鴻輕萬里。君心猶自愧王成。仗義不辭絕域迴。思親豈畏朔風寒。漫愁呼吸難通達。誠感還膺法外寬。遠出榆關去路賒。遙遙南北兩思家。知君歡聚高堂日。長白山頭見綠霞。已巳九月送可老長兄先生出塞弟願楷仁。

白草連天黃雲籠地。隻身獨向關東。一聲塞馬數行征雁。送君愁盡其中。爲尊公萬里。缺定省。隱憂在躬。喜今朝。敝裘衝朔雪。短劍敵西風。思到日。荒村旗幟下。婆娑孤影。鶴髮衰翁。抱頭一哭。挑鐙重照。幾番細問行跡。且從容歡聚。雙親健。終身可從。他年有慶。歸與莫慮吾道窮。右調飛雪滿羣山。奉送可師長兄出塞。龍眠同學弟姚士存稿。

燕頰虬髯。眼光爛爛。如巖下電。悲歌市上。真奇突客何來者。是越公兒。郎名將種。並非游俠。要出玉門關。三千里外。足方暫歇。嗟乎此春風不渡處。胡爲輕踐於邑。從容示我。袖中詩舛。讀罷驚心若故。江東舊傳亮節子。行之嗣耶。當年記得詔徙邊豪傑。但聞君家破。雙親去。河畔曾分別。一時環堵而觀。愁白了。旁人髮。那識於今強哉矯。爾猶能特立完將弟。妹婚姻訖。乃辭家。向鴨綠尋親。孤身又過。燕京宮闕。此去窮冬。堅冰在鏡。步步沒脛雪。馬蹄攢踏處。下有千年戰骨。明滅。夜來凍結。青燐點點。帳外邊笳。遠近隨風。凄然欲絕。君不見。宋徽欽天子。也五國城中卒。管甯高士。爲遼東客。得樂生安業。何須故士。尊君相見。且圖歡悅。右調鑿家送耕夫同學出塞觀省。華陽蔣進。